



養

文

一

齋

齋

汪彥份
謹題



光緒戊寅
率更重刊



名宦題稿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

禮部謹題爲題請入祀名宦事禮科抄出安徽巡撫王植會同前任兩江總督璧昌安徽學政羅惇衍疏稱已故鳳臺縣知縣李兆洛持心公正莅職廉明請入祀名宦祠造具事實冊結具題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議得定例各省舉報名宦該督撫學政每年八月前具題並將事實冊結送部於歲底彙題應確核事蹟儻名實不能相副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者卽行指駁以昭慎重等語今查該省送到事實冊開已故鳳臺縣知縣李兆洛江蘇武進縣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選授鳳臺縣境民風不靖動輒鬪狠該故宦擇耆老數人勸民孝謹分俸以酬其勞又

養一文集

題稿

於距城較遠處各擇公所創設義學延師教讀邑與壽州同城又與蒙城阜陽亳州潁上連界俗多獷悍私梟往來匪徒易集該故宦捕獲首棍朱紀等二十餘名又擒獲刁棍李虎孜等一百餘名私梟絕迹縣西有湖地一區相傳兵四民六而界址無考頻年結訟該故宦照舊志開溝爲界永息爭端他如濬涇泥河黑壕河裔溝河築焦岡等牘水患絕民利興勸修十議橋捐設恤孀局鄰境猶多仿照之者所有入祀名宦祠之處洵屬名實相副臣等謹擬准其入於名宦祠臣等未敢擅便謹題奉

旨依議欽此

臣

等未敢擅便謹題奉

臣等謹擬准

養一先生遺像

江陰吳儁敬摹



炯者目偽莫昧之濶者心善必
止之扶慶今起為吏則循呼寐令
覺為儒則醕旁匯眾流仰承千古
厚植基高宏擴堂宇郢匠運斤
玉良執榮宜遇以神勿泥於迹

受業江陰夏燁如贊

重刊李申耆先生養一齋文集集資小引

鄉先輩李申耆先生海外溢才名志乘載行誼學問經濟卓然不朽身後入祀名宦鄉賢而文章古雅流播藝苑乃等身著述經庚申變碑板悉付劫灰惟先生所輯地輿韻編紀元編各種克復後為門人鄧君守之所得鄧君呈李翁相發刊籤曰李氏五種板存金陵書局至先生所著養一齋全集二十四卷則散如煙霧已去年秋先生曾孫陽訪求全集於汪叔明管才叔兩君得原刻書二部陽奉斯集謁龔公叔雨為先生之門人時適主試江南公得先生集喜甚即助費百元囑陽往金陵聚珍局排印以字大價昂不果今秋承制憲沈公幼丹方伯孫公琴西觀察莊君守齋及敘授季君禮齋訓導郭君子芳熊君宜齋各為慨養一文集

集資小引

一

助准擬明春交手民韓子餘重梓文集其詩詞且從緩刻惟是先生之文嗜之者零詞斷簡視如拱璧而養一齋全集則又不啻寶山珠海也孰不思爭先快靚也哉今將從前刊集助梓義會式樣附呈現擬仿照助捐凡我同人共襄義舉儻能集腋自可觀成并白此引

劉翊宸 劉瀚清

惲光業 費學曾

盛康 莊鳳威

公啟

莊毓鏞 湯成烈

重刊養一齋文集助資劄校姓氏

仁和龔自閎叔雨

武陽湯成烈確園

侯官沈葆楨幼丹

盛康旭成

瑞安孫衣言琴西

暉鴻儀伯方

新建勒方綺少仲

費學曾幼亭

廬陵桂嵩慶蕓亭

暉光業晚香

永康應寶時敏齋

劉翊宸雲樵

廬陵王其淦小霞

程乃文繡農

石門吳康壽又樂

莊毓鏹俊甫

昆明龔嘉雋幼安

莊鳳威耀采

歸安吳雲平齋

趙烈文惠甫

秀水莊祖基守齋

劉曾撰詠如

養一文集 助資劄校姓氏

吳縣潘遵祁西圃

劉清泰蕓甫

潘曾緯季玉

劉瀚清開生

宜興任道鎔筱元

李幹星甫

金匱秦細業澹如

吳唐林晉壬

江陰季念詒君眉

劉宗海湘笙

吳儁冠英

莊孫敏子襄

王一如

史致馴嘉若

沈保靖仲維

陳竹齋

郭宮桂子芳

莊寶森竹安

季寶仁禮齋

汪份回孫

周慰曾小唐

管樂才叔

鄭夢齡與九

陸佑勤彥頤

曹鐘彝鴻齋

趙振紀子憲

曹佳鏡雲

吳修之

劉垂裕雪子

莊嘉淦叔平

夏彥保

高恩裕子勉

曹侗遠謨

黃競執武

何彥穀秋輦

薛紹元嘉生

靖江熊爾穀宜齋

劉疊貽樾

懷甯鄧藝孫繩侯

吳椿壽年

謝瑞昌梅孫

養一文集

助資剗枝姓氏

二



曹山燕... 宜齋

曹... 宜齋

先生鴻德碩材不得畱任臺閣僅於出宰百里未竟所施而去以教授終其身致足惜已然身退而學益遂一時學者引領歸之名譽之盛聞于外國信乎天之位置自有在也生平著述門弟子各隨所見錄副以藏洎於身後未克合并付梓上年遇有雞林之求竟無以應是則士林之闕事爾昔先生以嘗受業先君子故忘年下交而承鉅以問學所資實師事焉先生主講暨陽每來郡城必主敝廬嘗以繫心名教于鄉邦有所興舉恆以見屬迴憶二十年中所以發幽振鬱修廢起墜次第行之亦既有效可告無辱命焉今先生所遺惟在斯文苟不示後曷以頡頏先哲立正學之準繩哉而敢舍之不務乎前癸卯年王守靜

養一文集

原識

國棟 夏永曦 焯如 周唐士 賡良 六賡九 承如 宋冕之

景昌 徐康甫 思齋 諸君各出所藏合之爲活字版本

而黃君仲孫 志述 司其校事大半皆先生晚歲所作

至其壯歲諸製則在鄧君守之 傳密 所道遠不遑致

也前年庚戌鄧君因薛君子選 子衡 自皖歸附其本

至而先生遺著于是略備遂合先後各本并就先生

令孫子報 嘉生 借家藏本參校一徧次爲二十四卷

于去年中秋命工鋟板至今歲初秋而畢事焉其餘

尚有石經考史略海國紀聞硯坑記游記日記諸書

甚夥擬次第刻之以附斯本之後云咸豐二年歲在

壬子七月同邑後學高承鉅識

例言

先生爲文本無蓄稿及門嗜學遂有鈔存曩於歿後次以爲集活版印行以待審定今經多載校至再三亟付棗梨永諸千古

先生篇什宏富散失最多稿本得來後先不一前編活版已區初續今之續出更倍於前爰於此次合爲正集以省瓜離再有蒐獲方爲續集

編次詩文各分體類其中略寓編年然有查考未的以及續出附入者不能一例

集中鴻辭雅製固是大觀亦有率爾應酬無關體要存之亦見江海之大不擇細流其或宜從簡汰以待能持選政者

養一文集

例言

斯文傳鈔輾轉不少烏焉更有檢從故紙豈無闕落其有可校可補者校之補之否則第仍其舊使人徐思得之猶勝誤於校補使人不能思也

先生沈潛經史恆有論說嘗就先哲成書逐條詳釋旣裨考據亦佐經猷茲以借刻他氏不入集中仰成讓善之美

永諸千古

先生篇什

宏富散失

最多稿本

得來後先

重刊李申耆先生養一齋文集序

吾師申耆先生學通天人負海內經師人師之望

成烈少

時未得執經門下竊心儀之道光己丑秋直隸歸里側聞

風教嚮慕益甚庚寅歲先生來城同人爲先生六十介壽

稱觴於俯雲樓下

成烈

得侍末坐與聞言論丰采藹然粹

然見乎辭氣

成烈

偶出一二語雅蒙稱許然未得誦先生

之文也已亥孟夏開志局於龍城書院黃南坡太守王亥

坪邑尊延先生總修府縣志先生引

成烈

分任纂修事商

訂體例凡三十二條於是始見先生筆之謹嚴文之詳贍

焉先生爲文隨手散佚絕不存藁哲嗣偉望鈔錄成帙凡

四巨冊以示

成烈

曰此余私自手錄於詩文殆未及半也

成烈因得而盡讀之大抵先生之文於經則禩羣聖之微

養一文集

湯序

一

言不規規於性理之說而一以禮義爲準於史則周秦而

下治亂所由兵農禮樂河漕鹽幣隨事立說因宜見義擬

擬千百言以己意爲斷制而必衷於正其若星秣象數祿

術聲律球圖輿地氏族譜牒以及一名一物之細莫不兼

綜百家鉤稽厯代研精極慮以出之凡實事必求其是至

於朝廷制度之文宏以麗鄉閭交際之文和以婉而友

朋投贈之文則肫以摯莫不性情融怡事理交暢由是知

先生之學博大精醇故發之於文深厚縝密直逼西京也

于時

成烈

遂請業於先生先生因授以作文之法曰爾平

時好覽經史固能潛心致志以待他時作用然必讀諸子

百家以輔翼之管商申韓呂覽淮南新序說苑各家不可

不玩誦也賈鼂董馬劉揚班傅崔蔡之文不可不肄習也

蓋經以辨道史以論世學之既久而文之氣骨深且厚矣
諸子之書各成一家其取材也宏其研思也沈其使事也
博其騁辭也辯習之既久臨文時浩乎沛乎無不如吾之
所欲爲矣成烈謹誌之不敢忘先生既沒門下士編先生
文爲養一齋集若干卷以麻沙板印之今汪叔民司馬所
藏本是也其中有成烈所未見者體或卑弱猥瑣且有私
意竄改糅雜其間叔民亦云其中魚目之混硃石之錯洪
非先生原本不可不爲之辨也成豐初皖人鄧傳密亦先
生弟子也攜先生少壯及宦遊文來其歸里以後之文又
得江陰夏永曦郡人薛子衡黃志述諸弟子校而刊之今
管才叔所藏本是也諸君子精心校讐刪汰譌僞始見廬
山眞面矣丁丑冬先生曾孫陽璠之來成烈見之如坐春
養一文集
湯序

湯序

二

風中接見先生顏色而復聆馨欬也陽纔得龔叔雨學使
百番之贈不足以梓行成烈糾集同里諸君子鳩貲以付
刊復寓書浙皖宦游諸君子當必樂助以成其美者光緒
四年戊寅仲夏受業湯成烈謹序

序

易傳有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傳有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夫道德與器藝非有二也聖人之精垂乎制作學者多習其制作而明者則能由所習以究其所以制作之原故曰巧者述之又曰述者之謂明言道德而舍器藝是無徵之學也玩器藝而忘道德是偏曲之學也二者交相爲用而爲專家之學者其蔽常至於兩相爭而標榜好名之徒又務各張其幟決兩家使必不可復合以盜名於世由是諸說愈多聖教愈裂嗚呼唯申耆李先生可以平息兩家之訟矣先生之言曰爲考證之學者援文比類據物索象迨其說不能自還則務繁徵博引以蘄必伸其蔽也鑿然而考訂精勤之功不可沒也爲義理之

養一文集

序

一

學者窮理必從其朔其蔽也或至於窮高極遠而無所薄然而剖析理欲教人踐履之功不可誣也歸之大要皆有功於聖人聖人則能別黑白而定一尊求聖人之道者則皆當師尊而信好之愛敬而獎成之故先生之於學自六經四史古今異同之說無不博覽旁及星文厯算地理及他百伎雜藝之流無不蒐采故天下之學者鱗集輻輳於先生之門先生視之皆師友也水行者妄輪蹄陸行者嘗舟楫造先生之廬者無不化也嗚呼可謂大矣先生既不爲專家之學而折衷是非又謙不敢居生平每有著述大都隨手散佚距先生之沒十年高君式之始蒐輯其遺文釐爲詩文若干卷以付之梓嗚呼先生之學爲世宗仰豈藉斯文以傳顧思其人愛其樹雖片楮殘墨猶將寶愛而

李鳳臺傳

君諱兆洛字申耆姓李氏江蘇陽湖人也本無錫夾山王氏明神宗時有本成者育於武進三河口李氏遂冒李姓武進分陽湖三河口屬之故爲陽湖人祖衍曾國子生聰贈奉直大夫父徵蘭陽湖學生封奉直大夫妣奚贈宜人娶宜興路氏封宜人子二顛前歿願國學生女一適同邑陸佑麟孫六曾孫二君短身碩腹豹顛剛目望之峻聳若不可近而就之和易終日手口無停輟而未嘗有疾言遽色幼聰慧好讀書日能熟百餘行予以嘉慶庚申識於白門壬戌過訪主其家七閱月徧檢其所藏書卷逾五萬皆手加丹鉛校羨脫正錯牾矢口舉十三經辭無遺失上自漢唐下及近世諸儒說條別得失不檢本尤嗜輿地學備養一文集 傳

購各省通志較五千餘年來水地之書證以正史刊定願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之與原史不符者並世先達唯開化戴簡恪公友生中唯吳沈欽韓文起差足相上下餘無能爲疑似矣而慮以下人見一材一技殊么小而君盛推掖獎借自以爲不及予稚於君六歲所學至淺陋而君見說儲稿本謂其慮周亭林詞婉敬輿以塗改勾剔甚蕪累手爲繕清至十萬餘言楷法一本渤海十日而畢予逢人誦說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吾申耆其幾近之聞者駭然久之則皆以爲知言也成童應縣試陽湖令陳君見君年最少而投卷太速疑之君應答如流陳君歛詢家世曰汝可卽歸吾不招覆汝矣通場雖皆未投卷然知必無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童年初試卽

益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卽在廳事書聯爲贈曰他日
定成名進士乃翁眞有好兒郎一時傳爲佳話旋丁奚宜
人憂服闋赴試督學使爲仁和胡文恪公奇君文旣首擢
及發落文恪已將君原場及覆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給
一本曰歸家熟讀之若毋薄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半天下
未見有如李生者矣嘉慶甲子應江南鄉試領解乙丑成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辰散館一等授知縣選四川親
老告近改安徽鳳臺鳳臺爲壽州分縣民悍同壽而地特
瘠君莅任知漢芍陂在邑境勘之今名焦岡湖濱淮而山
崗環繞易爲旱潦君增隄防設溝閘督耕耘民以有歲邑
多豪猾爲逋盜藪者相望君常騎率健勇循行閭里每出
不意得其魁又察其中有重氣節矜然諾者撫用之盜以

委一文集

傳

二

斂戢辛未秋百文敏公任兩江督先是儀徵有劫殺巨案
戕一家三命文敏偵得兇盜爲蒙城人而匿鳳臺嚴徵兩
邑限一月捕送君偵知容隱兇盜之巨猾不受捕乃召撫
用者至內室賜之酒饌曰吾當解組歸里門故與若作一
劇飲受撫者怪語不倫請其故君示以督檄受撫者曰役
故知其人匿巨猾家然力不能取君曰若力能取者吾早
以捕事責若矣吾卽去此若亦不能終做好人故與若作
別耳受撫者嗚咽良久曰有一計或可試收役家屬於獄
而發殊論簽役往然三日不回則役死猾家已役之妻若
子可終身伺應夫人公子供灑掃幸得延宗祀君諾之猾
家距城廿五里受撫者卽日至猾家猾欸之曰雲泥路隔
已三載何幸臨此得毋爲儀徵案邪示以殊簽猾曰信在

此可召出共飲而商之兇盜出則曰我公之新友而彼則舊友且我一身而彼一家顧爲新友之一身陷舊友一家乎我卽從入城耳次早猾遣長矛二十護送至城門而返蓋兇盜至趨勁猾恐受撫者非其敵也君初遣受撫者下鄉卽於署內製堅檻並集昇者護者百餘人以需受撫者引兇盜至君適在廳事獻他獄一訊名姓立檻解蒙城而身督護送鳳臺去蒙城七十里中道有鎮爲分界所檻車入飯店君降輿當門坐環觀者如堵君曰此巨盜斷不能捕得我竟捕得若等知吾樂否取巨觥痛飲又命侍者酌飲其父老與話濫雜不可休醉甚乃升輿前行猾已遣數十健者來劫見君攔店門轟飲遂出鎮外候良久君輿過猾黨問檻犯何尚不來答以隨後猾黨返至店則早已毀

店後牆昇檻車前去計且抵蒙矣猾黨旣返君卽改乘快馬疾馳至蒙會蒙令授兇盜詞聯銜會印通詳聲明鳳邑捕得遵檄交蒙邑解儀歸案君返鳳之次日兇盜越蒙獄蒙令先以虧缺奉督院嚴詰事未竟又失兇盜遂縊君嘗語予曰鳳潁泗三府州揀集五千人可以方行天下然唯其豪能用之官用之必帥至于里外或客兵勢盛足相鈐制乃可否則驕蹇難爲降伏已然則君體察北方強者之性情至熟易故機一發而必達非徒恃智若鏃矢已也甲戌君奉奉直君諱去官以交案羈滯歲餘服闋例還原省君無意出山而鳳臺猶有官項就館數年以修脯補虧缺官事竣遂旋里江陰延主暨陽書院居之二十年而卒於家年七十有三歲君爲諸生每試必冠曹士論謂君文利

小試遣子弟從君遊求弋獲技故前後從者數十無能受君之學者及主講暨陽江陰人士頗能信受毘陵之雋亦從而假館四方艤舟問字者無虛日君乃得各就性情所近分途講授就染既久多有能得其一體者古今文辭行世者君無不披覽時論盛推歸方崇散行而薄駢偶君則謂唐宋傳作皆導源秦漢秦漢之駢偶實唐宋散行之祖與子持論若笙磬君名日益重求文者接踵君付去卽棄稿門弟子各私錄副或有檢得於故紙者咸寶守之君既卒首選弟子蔣彤爲年譜一卷又述平日所聞仿宋人語錄爲暨陽問答二卷郵致乞志墓其明年薛子衡又爲行狀而高承鉦袁輻同門所藏君文以聚珍板排印爲廿六卷猶以君文多散軼爲憾欲隨訪隨續俟備更付梓氏郵

養一文集

傳

四

排印本來乞傳道光甲午春予過常州以張館陶墓表郵書質君覆云衰頽已極不數年卽當以此事相煩是君固早命之矣予無以辭故編次所習略不取材譜狀以傳君之真焉道光乙巳八月望包世臣書

李養一先生行狀

曾祖文騏

祖衍曾國子監生 贈奉直大夫

父徵蘭陽湖縣學生 誥封奉直大夫 妣奚 誥贈

吉士太宜人

先生諱兆洛字申耆嘗顏其室曰養一晚因號養一老人
學者稱養一先生以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于
江蘇陽湖縣大甯鄉三河里先世無錫夾山王氏明萬歷
間有本成者以播遷育于武進輞川李氏遂冒李姓仍世
隱德至封奉直公以沈毅博達聞鄉里赴人急若饑渴尤
好文學士士無遠近爭歸之故先生自成童時已盡識郡
中知名士弱冠豐頤隆準目閃閃光耀一室讀書至三四

養一文集

行狀

一

過歷久不忘嘗分日課馬氏文獻通考比浹歲首尾皆能
默誦由是郡中先輩及知名士無不知皆敬憚之自九
歲時爲制舉文已操筆立就及試輒冠其儕偶主試者咸
目爲大器會仁和廬抱經學士主講龍城書院從游者極
一時之俊而學士獨推許先生爲第一流雖同時從游者
亦心折無異詞也丙午丁亥太宜人艱庚戌補武進縣學
生嘉慶甲子舉本省鄉試第一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戊辰散館引 見改知縣得安徽鳳臺縣其年冬到
官鳳臺瀕淮帶汝潁時阨於水地廣民少俗多惰偷稱瘠
土前知邑事者不越歲謀速謝事去故治率苟簡又與壽
州同城而治官署至頽敗不可居西接蒙城北界阜陽遠
者至百八十里官是者或終任不一履其地俗尤狡悍稱

難治先生之官首親履縣境辨其里落之繁耗地畝之廣
袤肥瘠山川之高下河渠之通塞堰牖之修廢而次第振
興之在縣七年修署二曰縣曰訓導建牖一曰小口溝修
牖四曰豐湖曰焦湖溝曰魯村灣曰二里壩開溝二曰催
糧曰中心築壩九曰燕湖口曰大口溝曰柴家窪曰杜家
窪曰魯家口曰魏家窪曰楊家腦曰玉葉巷東西修橋二
曰北門曰十議置義渡一曰北門義渡由是民無水阨歲
以屢豐又以其閒輯邑志邑自雍正十年由壽州分置後
嘗有志而簡略甚至始復輯之凡民生利弊先生所欲
行欲革而時有未迨者咸著於篇尤三致意焉蓋先生爲
政務與民興利除弊用財則裒多益寡不兢兢爲小廉小
節以自立名譽每遇煩劇當機立決度不可行不發發則

養一文集

行狀

二

雷厲風行必達乃已故鳳臺雖夙稱偷瘠而在任多所興
建無擾於民無輟於費無始作而終不行每一令下民莫
不奔走承奉如不及甲戌以奉直公艱歸服闋遂不出庚
辰游粵東爲康中丞紹鏞校刻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
類纂因併刊駢體文鈔先生嘗病當世之治古文者知宗
唐宋而不知宗兩漢六經以降兩漢猶得其遺緒而欲宗
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因韜斯編至是遂序而刻之序略
曰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
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體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
殊路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
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
其厚薄純雜之故則于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于其義

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先生生平論文蓋如此當世皆知是編可以正駢體之軌轍而先生實欲以是溯古文之原始也道光壬午遊揚州癸未主講暨陽書院首訪藏書之家求先賢遺集或得其手翰遺墨則摩挲撫玩精神所浹不啻親接顏面既鑄諸石又必求其子孫聞其賢而興則喜聞其愚而替則悲聞其幼而慧則招致而陶育之又資恤而振拔之於平昔舊遊故人子弟及郡中文學知名士子姓亦類皆然先是乾隆間盧抱經學士主是院講席嘗作輩學齋雜植花木於其前爲文記之後漸廢先生至求得是記遂新是齋而補植花木環之復創表亭于側亭臨大池繞池植卉木俱滿而日聚弟子

養一文集

行狀

三

講誦其中迨十餘年而暨陽科第之盛倍於往昔治經術通音均習詁訓訂輿圖攷天官厯術及成學洽古文辭者輩出皆先生所授也暨陽人士既樂得先生爲歸先生亦樂居之以爲陶成後進地故自乙未已後雖得末疾猶主講如故己亥太守黃公冕創修郡邑志延先生爲總纂猶往來郡城暨陽間迄今歲固謝講席暨陽人士猶苦留之然亦遂不能赴矣卒以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八日年七十有三配路宜人子二顓紹華國子監生孫六曾孫一先生於學無所不窺而不必成之在己於學無所不好而無間於在人昔人通一藝以上有爲之而成書爲之而未及成書者補輯考訂謀梓行之士能通一藝者亦咸思羅致之故通藝之士咸望先生爲歸天下篤志著述思有間當時

垂名後世者亦咸必折衷於先生而先生初未嘗著一書
撰一家言以自名於當世也所自輯有

皇朝文典七十卷

大清一統輿地全圖鳳臺縣志十二卷地理韻編二十一
卷駢體文鈔七十一卷舊言集初編次編廣編皆梓行江
干香草若干卷宋粹詩文集未編卷石刻有所見帖六卷
所鑄造有地球銅儀一日月行度銅儀一子衡歲時往來
暨陽嘗得請業先生今先生卒而行狀未就敢據先生行
誼大端略其當世所同者爲之狀同邑弟子薛子衡謹狀

養一文集

行狀

四

先祖之集始排既刊實雖高式之黃仲孫鄧守之三
公盡心竭力搜羅遺稿校讐摹資糾會付梓得已成
功一切原委已載簡端無庸細表咸豐庚申遭變集
板被燬今番重刻借集首創情由悉載集資小引可
不贅述校讐之任湯果卿世伯黃執武世兄之力也
泰生等心非木石既追本於從前復思源於今日斯
集之成荷 世好鄉誼之厚情蒙各 大憲之慨助
得已登諸梨棗重觀遺篇 泰生等式微自憾既不能
承 先人之前緒復不能慎保遺文罪難容搆感慚
交併理宜自責故筆之於末

從姪孫錫蕃

從曾孫鐘駿

孫男

泰生

曾

孫

全拜校

養一文集

記

知晉
德根

李養一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頌 疏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序

卷五 序

卷六 跋 贈序

卷七 跋 贈序

卷八 記

卷九 記

卷十 碑銘

卷十一 碑銘

養一文集 目錄

卷十二 行狀

卷十三 傳

卷十四 傳

卷十五 傳

卷十六 箴 銘 贊

卷十七 祭告 哀誄 論說 議 疏引

卷十八 書

卷十九 雜著

卷二十 補遺

卷一 賦 記

李養一文集目錄

養一齋文集卷一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頌

皇上五旬萬壽恭頌

擬大衍元符一篇謹序
嘉慶十四年代安徽巡撫董教誨

皇上御極之十有四年三光協和風雨時節寰宇乂安民

物豐阜不應

聖天子五旬萬壽之辰於時海隅日出翺飛蠕動莫不喁

喁于于懽欣頌禱臣以蒙恩夙侍禁近仰見

皇上無逸作所孜孜日昃大小庶務咸經睿裁雖日月之

光不疲於普照山海之量不藉於裒益而堯驪禹瘠曾不

虞也非有齋神頤和求自致於洪算者也以天地之心爲

心卽以天地之壽爲壽以祖宗之心爲心卽以祖宗之壽

養一文集

卷一

一

爲壽以億萬世臣民之心爲心卽以億萬世臣民之壽爲

壽山阜松柏之詞固不足爲我

皇上稱述而盛德大業日新月茂又非名言擬議所得罄

萬分之一也臣奉職江介不獲躬侍殿陛隨班拜舞謹竭

愚慮成大衍元符一篇以附天保卜爾無疆之義蓋大衍

之數總萃兩大兼苞衆有自五十而衍之千百萬億無不

基此故曰顯道神德行又曰成天下之亶亶發揮潤色宜

無大於此者焉衍爲三篇篇各五首儀三才播五行也合

八十有一章通九九之算也爲韻三百有六十紀歲實彰

歲功運行而不已也思不足以攄道德詞不足以絢黼藻

惟遭逢不可逢之聖會得窺末曜不任區區之忱謹拜手

稽首以聞其詞曰

太極構天萬和億正立配馨德甄靈定命厥受神爽用彰
鴻慶若鼓於桴靡有不應一章堂堂

聖清顯顯

皇宗暉暉之治巍巍比崇藻儀湛湛福醕濃濃休響巢鸞

昌光起龍二一章

太祖

太宗雲雷基業順天休命

世祖爰發

仁皇

憲皇對時育物豐亨豫大

純皇是集三二章

六聖傳緒百八十年四營所成八卦斯全復於太極以正

養一文集 卷一

元端則通則久我

皇受焉四章觀河考雒早司其契五五相守千齡積遞五老

之授五福之備曰億萬年永永無替五章

以天承天惟聖知聖聖惟一揆天不二命克肖其德俾彌

其性有開必先道與化稱一章世德作求跂衍麟振星輝海

潤握符闡珍昭哉嗣服仰皮乾清密緘璇題正大光明二章

元日格祖太和傳寶猶訓於政若稽順考通君父師兼典

謨誥如規斯襲如矩而効三章昔堯禪舜亶亶示事允中既

執洪算靡異惟心所傳載福俱致昭通於蠻於爍隆懿四章

矧我

皇祚一家之慶以引以翼丕若構堂惟純佑命厥之有章

家法萬年啟裕無疆五章

丕聲有基襲祉有朕龍策一百靈坤是孕倪天之配施於神聽星渚虹華伊古流聞章一懿惟

聖母嬈昊符天揖仁黃媪導派珠淵娥臺嬌幄含靈握元昭被圖篆光於往編章二自昔宸掖稱尊有典長樂名宮太

安御輦遠傳公羊近援漢簡其文蓋靡其義已鈔章三聖母之德宣曜重光鏤華金版鏤寶璇琅為天地母受命

純皇自古母后皆從繼代册尊惟孝儀皇后實大居正仰奉高宗皇帝追册為亘古所未有實大居正

皇天燕昌章四文任武勗蓋未有此漢宣宋獻方斯葆矣肅倡四廂承和七始孝熙是赫壽人永紀章五

道化周衍紫宮統氣運含苞符數合天地震積庚辰乾積已巳六位六象周而復始一章○京氏易候震算起庚辰乾算起已巳周而復始行于無

竟庚辰誕聖已巳為五旬萬壽無不與衍算合太乙之游賅萬所宗以離納已

息於中宮巳火配丙納艮南維艮亦寄坤中五是毘二章衍納甲法以離納巳為太乙中宮借施四方為萬物之原

艮納丙配巳與坤俱寄中宮歲在巳巳實為大衍之會維天誕命美罔不臻囊括兩聖文庚武辰周文王生庚寅武王生戊辰

初元在丙維舜維學初元在辰維堯維項三章祥虬發趾月在吉亥天乙之本生生所宰受成而成首春而春是曰雨

鍾權輿庶倫四章萃千百聖以鑄一人輯千百瑞以奉一身天無餘力物必効情合此昌期以應太平五章

乾元統天六氣順布雷霆風雨於何不叙泰定者宇清明在躬天乃命之來同來宗一章非烟翳景甘露流腴頓羅白雉巢牖蒼鳥遇大朝祭及大慶典曠晰听吻氣和候善二章

陰則告霽曠則禱雨應念隨期用臻綏屢泊乎比年五穀豐登秋雲被隴冬雪覆滕三章惟天佑聖呼吸影響惟聖補

天裁承輔相各以其叙九疇之驗可以侑神大衍是贊章四
福者備順壽者儔德天彰瑞應聖惟乾惕仲舒有言必驗

於人敬獻貞符慶此丁辰五
無龍十右五符五首陳受命之本立隆萬古也章

我

皇聖文或或如春九行統士三物興民學諮疇務詩授帳

申禮園寫葉藝海逮津颺微冰塞璧水槐塵一洋洋聖謨

灑灑天藻惟心之模乃道之寶如布帛暖如菽粟飽英華

日新越於四表妙極生知功窮參考二羣工卿尹乃歌乃

賡翔翔書圖出入承明或宣上德或貢下情乃命諄誨第

此頌聲裁其淺譌共底大成三昔人之詞迺玉迺金爰及

李唐蔚乎翰林起衰八代存雅去淫乃命蒐討無微不斟

養一文集 卷一

發潛闡幽大哉皇心四鼓吹笙簧承平之式橫經負書咸

資帝力文昌珠潤華蓋五色義娥中天萬古無忒摛此瑰

章鴻我壽域五

我

皇神武曠曠如夏裨冕建臺靈臺偃伯兩階虞舞十碣周

禡干戈用省作解惟赦德威所養兵氣斯化一歲在丙丁

小醜屯蟻

皇日耆之命將因壘乞活又安里門夜闔戈船授策鯨波

無詭十全是續三會比美二猶戒衣柳克詰無頗奇經八

陣司馬兩和總龜劉禮唱大角歌器成卒選周防孔多安

制綦節民以不詭章肆歲常事木蘭秋獮暢轂驅雷綬旌

結電帝弓躬御天狼嬰箭獲若雨獸寢廟是薦稱千萬壽

公堂獻獫狁四章神武不殺嘉生遂成蠹蠢庶類蕩蕩由庚物
極其性時靡有爭康衢之叟百年如嬰不冒無疆介福是
膺五章

我

皇建中如黃鍾宮節宣六律以莫不宗廣開四門勤覽百
工近獻其明遠達厥聰執兩以用奉三爲公一章戴巍履栗
延謀臧否公聽並觀無敢軌轍問夜披章反支啟匭推其
奧宛以惠樸鄙贊其盥盥以暢和理二章一得之慮

皇則酬之一隙之光

皇則周之匪庸匪邇是詢是求嘉言罔伏山梁之秋善旌
諫木孰云能儔三章清問下民處高聽庠孰疴孰癢如保赤
子朝報夕發嘉肺奚俟詔書數下冠蓋繙纒九重匪遙我

養一文集

卷一

五

見如咫四章疇咨羣僚爾無匿心小臣侃侃載其好音大臣
闇闇胡不是箴寢嘿非福責難爲欽虔鞏勞謙正直神歆
五章地氣上騰天氣下濟通則爲泰時無察宥我

皇如心臣民如體百節調暢大順自躋康強逢吉以集繁

社六章

我

皇愛人如秋之成亦有霜雪而無紊撓威威慎罰簡簡祥
刑咸庶中正克允惟明貫索星空角道砥平一章哲惟知人
斷惟剛克首剪象恭不大聲色傲於有位栽培傾覆五用
時懋誕明黜陟光我

皇路奔走率職二章曰辟不辟考衷而施決奏五復服念句
時詳審六院鈞考三司參處法意析於毫釐裁風懋典丕

蔽民爨章三金科玉條久則毛舉意論輕重權於吏精拔弊

於本邊絕仰俯銷其鍛鍊開其網罟雖有湯周疇敢文舞

章四害馬既除嘉植昌矣好生既洽仁風翔矣化國之日抑

何舒長兆民之賴一人之慶各正惟命永奉無疆章五

我

皇愛物如冬之節權金權粟有度有律物無暴殄財無旁

泄敦樸去奢勅心宥密嚴辨義利制其縱軼章一蒸蒸之衆

際乎重熙物侈地大盛極而靡

天子曰咨爾惟不支服禁織麗器戒雕綦返華以質杜患

於微章二

皇咨於民儉德無虧

皇咨於官寵賂無開簞簋不飭衣冠以隳訓此官刑儆於

養一文集

卷一

六

後來鞠謀生生惠我烝黎章三

皇猶顧省至教躬先長春屬慶琛賚駢闐坤珍未貢巽命

來宣文字之美朕觀覽焉珠玉非寶毋登於筵章四于古養

生寶齋為務嗜欲日損神明斯裕鏡俗至清陶風太素華

胥栗陸曷足遵慕京垓億梯滂洋福祚章五

右五極五首紀

聖德之大錫福兆民也

皇帝萬年百神致福八表熙熙三辰穆穆上自大圓下逮

窮谷布濩流行蔑有韞韞彈壓幽明嬰珪藻玉章一齋肅升

香歲事郊壇蒼璧黃琮載嚴載虔母曰高高顧諟罔愆上

帝攸暨餼饗吉蠲章二名山望幸洪河允翁視公視侯命祀

以浹馮蟬切和林央帖警奠此清宵拱護辰極章三若古后

王撫運翼號丹陵鴻水聖聖相詔我將我享由堂祖奧殷

勤臚求萬古華耀章四金絲之壁車服之堂附麗帝綽斧奈

皇綱釋幣興器以告嘉祥襲六爲七古今相望章五普薦芳

矣告靈饗矣五麟七鳳一日十瑞器車馬圖方方俱至爲

百神主神天所佑惟天之子與天比壽章六

皇帝萬年羣臣蒙麻不匱之恩與和氣游無小無大窮微

逮幽克綽永福溢我其收騰達霄壤其光炳彪章一展親無

遠疏恩先近若木分暉天潢灑潤宗英玉魚小侯金印詎

數宗室仙源積慶章二晴開閭闔千品萬官下逮寓縣墨綬

青鞞人賜一秩華袞同觀惟蹈且舞以陪天歡章三詩人所

詭將母將父捧檄之喜寧徒祿糈曲遂烏私貺榮燕緒教

之敦本由禰及祖章四湛恩疊被日篤不忘或經換秩前沈

養一文集 卷一 七

後揚爰錫新封以累舊章龍文螭吻鳳藻鏘鏘章五天語溫

渥天褒亶厚榮身及親國慶家受仰贊覆燾涓埃何有奉

策而致再拜稽首効嵩三呼萬萬壽章六

皇帝萬年髦士攸宜同文溥海千載一時采樂宣風習禮

承規追金琢玉以漸以礪登善以錄

皇則受之章一青衫介幘服習陶冶算口而選羣空冀野賡

菁歌鹿魚魚雅雅提毫貢藝會於闕下章二四門之學皇闡

之教陳師設保虞庠夏校居肆成事積日而報放免一月

優其考較章三郡國之美收其簡籥貢諸成均倭造咸序

一人汝嘉紀爾恩遇錄用其次以充歲賦章四運際時雍比

戶可封猶嚴旌別表宅樹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輝煌綽

楔飾爾窮節章五髦士攸宜宜之子嘏嘉頌歡謠養乎其鼓

右五頌五首臚普天之慶歸福

一人也

皇土六旬萬壽恭頌

擬大雅六篇謹序
浙江按察使左輔

嘉慶二十四年

臣聞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生生而已物各生其生而生之氣彌滿充塞於兩間而天地賴以不敝焉是故天旣生物矣而物有不能自生者於是乎生人以劑量萬物之生而物乃以得生旣生人矣而人有不能自生者於是乎爲生首出之一人以劑量萬人之生而人乃以得生是故君天下者曰天子言天之所子以代天生育萬類者也然則天以生爲心而人能心天之心則天心必嚮之矣且天地藉生之理以存而人能自全其生之理則其足以自存也亦如天地矣傳曰樂易者常壽又曰美意可以延年蓋匹夫而抱慈祥之意行愛利之事猶足以召和氣致長年而況以億兆之主上承於穆之宰通於肸鬻者哉自古有天下之主其久安長治福祚綿遠者大抵皆法制寬大心志慈和用以久享天祿逢迎善氣天人之交厯厯不爽上通三代下迄漢唐宋明推往驗來未或外此我國家象天則地一民同俗灌輸者大斟酌者衆立綱陳紀損益百代皆取其忠厚去其煩苛自含齒戴髮下至肖翹喚動之屬無不熙熙然各遂其生而

列聖包元履德累愛襲恩以不忍人之心垂爲治統傳爲家法此所以上當天心祉祚流行踰繩越契無有倫比者也我

皇上負天亶之至仁承

列聖之禮化益懋慈理疊疊穆穆是以順氣成象休徵薦臻臣伏思民之所以不能樂其生者其途多端民藉衣而暖藉食而飽水旱不時家室莫保

皇上無逸作所民依是知雨暘稍愆齋心虔祈精懇之意洋溢宸翰蒼昊格誠受命如響其陋澁偏隅小有漏澤則滿堂之悲彌矜

聖思獨粗發廩無歲不有而民之生不厄於饑寒矣創殘之傷軍旅最大而

皇上遇劉耆定天德出甯邊定秦蜀兵行衽席廓清濬滑成功刻漏稂莠旣淨良苗益榮蓋以安民之怒行仁者之勇而民之生不蹙於兵戎矣民之情逸則樂勞則苦力役之憊凡狐作歌 國家一尉候消烽燧更戍之事不及於

養一文集

卷一

十

民而

皇上猶視民如傷二十四年之間鑿與未嘗輕出其以歲事展巡輒詔所過州縣不得借端征求嚴大吏之騷擾禁過客之厨傳而民之生不困於徭役矣維正之供子來所急而叫囂致駭敲撲或傷

皇上勤恤民隱尤軫耕農度支偶有不充而籌國用者未嘗敢議及加賦其州縣官虧空倉庫第責令次第償納惟恐持之過急而取盈於民以累我耕氓

萬壽慶典捐天下逋賦千有餘萬而民之生不窮於賦稅矣安樂之日不堪聞者呻吟之聲

皇上體德乾坤調敷亭毒春無愆陽夏無伏陰苛慝不作疵沴不降又復廣雷岐之書設醫藥之局而民之生不天

於疾病矣驕盈之害甚於酖毒滅義伐性還而自戕
皇上制節謹度與百姓共之衣服有章宮室有等明示限
制以定民志而寡其過而民之生不傾於縱逸矣人自知
其所以生則知生之貴而蚩蚩之氓莫能復性其生若迷
亦復何樂

皇上迪先覺型身度金聲玉振聳曠傾耳家庠而戶序之
莫不滌邪盪穢鏡乎至清而民之生不沒於闇汶矣不厄
於饑寒不蹙於兵戎不困於徭役不窮於賦稅不夭於疾
病不傾於縱逸不沒於闇汶則民之有生者豈復有不遂
之生哉乃有其人無可生之理而以

聖人之心生之者直省歲所上獻斷獄訟不下千數自流
宥以上所在長吏與其屬貳悉其聰明量其大小之比皆
養一文集

卷一

十一

以爲當而後上之部臣部臣復參省衆議條具緩實而後
奏御

皇上乃親垂省覽權衡至中必不得已而後致刑有絲髮
可原或與輕比或與緩坐蓋有大吏部臣已殫畫研慮一
經睿斷而爽然自失者夫人已抵罪觸法自絕其生之理
而

皇上之心猶拳拳欲生之則其人絕無可生而

皇上之心則依然生之也夫以無可生之人而生之以心
此則秋肅冬凝疾雷大壺嚴霜密雪天地之所以猶憾而
皇上能爲天地補其生氣也此卽禹之泣皁湯之解網周
之三宥乃刑唐之五覆始決豈足以方斯萬一哉蓋

皇上以百姓之心爲心故能愛其生以天地之心爲心故

能體廣大之生以生之以
祖宗之心爲心故視六合如一家視百姓如一身而維持
安全無所不至然則四海蒼生祈
皇上帝以覆載之承天地神祇報

皇上帝以山嶽之期
宗廟神靈福

皇上帝以無疆之祚此固理之所必然而無惑者矣
愚極陋荷

皇上不次之擢待罪兩浙陳時臬事祗屬王鈇璋明兩原
仰承聖謨俯究恩意徒就一隅之見陳其隕漏之光至於

日月之容則固非窮思畢精所能摹繪者也
行葦以下諸篇竊以爲公劉一詩宜類次生民之後爲述

養一文集 卷一 三

德之篇其餘六詩則皆成王致治之極盛所以隆七百之
祚基夙夜之命而一時臣工發揚盛德競効忠愛者無不
備焉其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
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其詩曰敦彼
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行葦微物也牛羊
無知也猶見其泥泥之生而莫或傷之況於人乎況於牧
人者乎故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斗
以酌酒猶德以受福斗大則所盛多德大則集福厚也既
醉之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酒
者美澤德者醇行醉飽者沾浹深至各樂其生也人樂其
生而後能爲士君子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後謂之太平
故其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卽書所云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也又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僕附也君子以天之心爲心而爲之主則天之命如僕之相附著也所謂備五福也鳧鷖之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矣夫能守成而後能致太平惟能持盈而後爲能守成盈則滿假滿假則不能推恩以保民故其頌福祿也曰來成來爲來下來崇若曰福祿之來皆持盈之心所以成之爲之下之崇之云爾假樂之序曰假樂嘉成王也周家一代太平之治隆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故其歸美者尤至其詩曰宜民宜人能安民能官人也而推本於率由舊章無怨無惡舊章者忠厚也無怨無惡者醉酒飽德也故其序洞酌曰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卽假樂所謂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者矣其詩曰豈弟

養一文集

卷一

三

君子民之父母記有之豈以強教弟以悅安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則爲民之所歸民之所望矣墜者息也日用飲食徧爲爾德之謂也卷阿之序則惟曰求賢用吉士也蓋周公之訓立政也曰庶獄庶慎其惟吉士勸相我國家又重之曰司寇蘇公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刑非吉德也故必以吉士治之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又曰維天子命媚於庶人媚天子者順天子好生之德媚庶人者順庶人樂生之心長我王國則福祿康純嘏長矣其爲吉孰大於此爾雅釋言謂蕃奉妻妾臣盡力也雖雖嗜嗜民協服也亦其義也凡此皆仁厚及草木以成其福祿之實也蕭梁樂府歌辭羣公上壽歌介雅六章其詞靡而不典臣竊不自揆謹依附行葦諸篇之義別製

詩六篇合以周官太師之六樂蓋以

萬壽聖辰正當黃鐘之元而六律環生比於六甲周而復始之序其於生成燾載之量曾何足以窺測毫末而愚忱區區願以賡樂府之缺備四廂之奏上託雅頌之遺音而下以効叩轅擊壤之微思誠不勝斯陶斯詠之私謹拜手稽首以獻

黃鐘樂當行章

陽萌黃宮萬物仰生物繼其彙

帝稟其精厥精維融厚末於本履長在御率天下靜於皇元首羣生資始欽順元則敬迓繁祉容民惠下育物流仁盛德滂洋輝光日新言觀其光幡幡之叟抱子哺孫和氣是阜何以來之鳩杖在手何以綏之甘醴維厚幡幡國老養一文集 卷一 丙

再拜而言我有田疇歲取十千我有室廬顛顛其眼其眼

顛顛其舞軒軒朝衍暮燕靡有歲年貞則有元景命如環

太簇樂當既醉

恢恢大圓嚙嚙春祺云云萬有樂且有儀其樂維何息於景風搖枝振葉宛氣循通其樂維何潤於膏雨津莖及根甲解苞吐其樂維何飲於醴泉伸偃起蹇孰知其源其樂維何耀於玉燭靡幽不朗靡慝不淑其樂維何蔭於慶雲逍遙帝鄉去來無分

皇建有極用敷錫只民詩懷之志

帝力只既匡既勅孔豫孔甯於萬斯年同我太平

姑洗樂當鳧鷖

稍雲九華金葉玉條群歡所騰協氣屬霄吹萬之屬唱于

調調采以比竹詠之九詔

天祐

聖清萬邦來賀雖安勿安乾乾匪懈開元布憲四海鱗萃
甕竄我

皇配天爲光垂精日昃經覽無方闡極循機治具畢張載
民壽車驅俗福衢壽之福之
皇則穀之惟天惟祖惟時篤之

糝賓樂當假樂

煌煌七曜重明交暢億元稜會薄海咸仰天祚亶厚維清
緝熙恩風長扇偶比兩儀赫赫

章皇護武侔功巍巍

仁皇軒義効崇時雍於變

養一文集

卷一

五

憲皇之憲統一聖真

純皇之純泰元錫美誕膺多暇延鴻受策靡有三五
列聖在天日監在茲誕保我

皇奕世重規爰規爰隨爰希爰齊爰頤爰期百福如幾

夷則樂當洞酌

夷庚如祗民所履矣訃謨秩秩天所耆矣天匪難謹謹於
德心昭假祗祗有壬有林樹之典象誨之義類上教如風
下應如卉教以化之樂以和之和而養之時維邕熙三靈
効順五韞來備器車出山圖書自至芝菌以茂枳棘以柔
矧我烝民疇不仰流脩德獲符昊貺若斯綬我眉壽于胥
樂兮

無射樂當卷阿

華平在林靈聲發榮嘉禾被畝甘露載零我
皇作人如金如玉濟濟多士維亞維服龍蒸景雲虎應洌
風五麟七鳳景附流虹顙俊忱恂丕釐耿命敷時繹思天
保孔定九寶在庭臚贊既通升瑞奠贊乃侯乃公南琛東
費北發西旅陟禹之跡童歌叟鼓明明在上顯顯厥猷翼
翼三壽蕃翰維休既宴既喜翁是萬邦翼子貽孫嗣服無
疆日月得天四時不忒久於其道至誠無息烝民之天天
我聖心嘉慶十四年代安徽巡撫董
人皇天壽聖凝聖壽天長

疏

謝賜御製詩疏

嘉慶十四年代安徽巡撫董
教增恭撰以下並同

養一文集

卷一

六

對越在天睿思切羹墻之慕古訓是式奎章生丹腹之輝
帝協

帝而道同歌賡歌而命勅欽惟

高宗純皇帝化充穹宇澤洽垓垠禮葉續敷樂華會舉深
軫聖心湖祥源于綿賡更紆神筆騰列辟于圖蘿以三百
六韻之廻環括二十四史之得失所以陶鎔品彙斟酌黃
軒前無千古豈承雲延露之能儔後有萬年知洞酌卷阿
之可繼我

皇上紹天闡繹顯德緝熙發言爲詩致愬則著率由舊章
固無微而不合順考古典乃有作而必承惟此重規疊炬
趨步莖韶藉之揚烈覲光儀型聲律星聯珠而濯漢雲五
色而爲瓊使盡臣凜念祖之思農野動服疇之感臣忝奉

撫綏之命建節江淮之間功未勤于九歌詩莫陳於八佾
仰橋山之劍舄頌豐芑之篇章志善繼事善述集金玉爲
大成日重光月重輪奉清甯其永泰

謝賜御製二集疏

皇上道縵虞華學淳孔海睿藻昭回于倬漢元音洋溢乎
寰區初編垂示已攬金聲玉振之全二集載頌彌頌緝熙
光明之美是蓋文由道載言以德宣無一字不本乎聖心
無一語不關乎聖政惟政無一日之不勤心無一日之不
殫故極天下之蹟而不厭鼓天下之動而盡神譬之洪鈞
鑄物極萬類而亭毒彌工二曜經天亘億載而菁華不竭
所謂以聖人之能事而爲帝皇之文章寔惟以帝皇之聖
人乃極盡文章之能事臣舊叨倬直近依奎壁之光茲忝
巡宣遠荷星雲之寵鑽研莫逮抃舞難名惟有是彝是訓
奉翼命以重申一語一言敬臨篇而三復

謝賜實錄疏

皇上式型伊嘏遙駿觀成昭哉嗣服配世德以作求大矣
孝熙念紹庭而日監自一語一言之彝訓暨大經大法之
昭垂顧謚所存編摹爰亟釐四十門建天地而不悖成三
百卷懸日月而不刊洪惟

高宗純皇帝道照羲軒德鎔蒼昊繩其祖武燕及皇天羣
生涵泳于至仁薄海化成于久道用延期而流祚以奠麗
而宣光治則難于名言政則布在方策而

皇上單夙夜之至思體作字之成命鑒憲順典勗勞加勤
惟息息契緝熙之宰通之以心故事事協觀揚之宜合非

以迹周述文王之謨夏承皇祖之訓詎足方斯鉅製絜此
睿猷臣蒙荷于百式一心于夙夜勤勞不懈風俗

聖恩撫巡江介保有厥士皆樂樂利利之民繼序其皇矢
子子孫孫之戴奉茲寶典肅對球圖言提其耳敢忘聰聽
之誠佛時仔肩願上維清之頌臣蒙荷于百式一心于夙夜勤勞不懈風俗

欽惟我皇上不冒爲仁亶聰錫智露雷至教庶頑猶欲其並生日

月容光幽隱不遺於普照伏念邪說之興莠民所扇芽蘖
於宋元以後蔓延于竟豫之間自忘造物之生成敢作光
天之魑魅孽由自作邦有常刑而我皇上不冒爲仁亶聰錫智露雷至教庶頑猶欲其並生日

皇上猶紆回在宥之思熟察致辜之本謂人滿則物力不
養一文集 卷一 六

給故民貧而奸邪易生見異思遷從流如鷺惟小人之喻
利致大惑以忘身欲全保赤之仁必賴親民之吏所以滌
邪而盪穢要於表正而形端但士大夫無商賈之心卽億
兆姓切尊親之戴譬若醫之治病元氣足則寒暑不能侵
又如耕者力田耘籽勤則美稗不得穢此皆顯愚之所不
能自達臣工之所未敢推言發于已飢已溺之心申以無
怠無荒之戒凡厥庶民其疇不感泣況于有位而尙敢惰
偷臣竊荷恩綸忝司撫馭地連汝潁舊有壽張仰承謨訓
之昭垂益凜靖共之不易惟有持身以謹率屬以廉感物
以誠導民以義敦勸農桑力除蠹蠹絕苞苴之影杜刻剝
之萌飭六計于官方矢一心于夙夜庶幾苛慝不作風俗
還淳是彝是訓惟皇極之敷言引養引恬躋斯民於壽寓

謝賜明鑑疏

道光元年代廣東巡撫康紹鏞以下並同

百王繼統監人綜治法之全列聖傳心貽訓悉紹庭之準
攀龍髯而莫逮銜鳳嘴以如新拜展一編肅於二典欽惟
仁宗睿皇帝德懋生知道懷典學謂察來於彰往宜辨物
而斷辭近提勝國之權衡俯效宋臣之輯錄合如符節不
承綱目之評言有體裁屢下殷拳之詔畢協賞罰惟宣聰
明勅爲廿有四篇用垂萬且千載恭惟我
皇上重光鏡宇下武配京心堯舜之心政祖宗之政事觀
厥成昭茲來許用時敷錫大矣孝熙尙胥暨顧豈徒念祖
之蓋臣罔不是孚庶幾祇迪于彝教臣重承天澤維服海
邦跪捧瑤函恍提撕之在耳心馳丹展尙咫尺之違顏惟
有勉循法守默求垂鑒之仁宣布訓辭共矢聖人之戴

養一文集

卷一

元

謝賜藥錠疏

化鈞亭育德邁軒皇調六氣而御陰陽鞭百草以消疵癘
當盛夏赫晞之候軫斯人宛暘之虞爰推壬癸六符以佐
丙丁五政外臺處劑中曰鎔模挹餘芬而已足辟邪懸綵
縷而眞稱續命捧琅函之五色勝松喬之一箱謹以分餉
同寮珍儲秘笥仰體如傷之抱旁宣解愠之風起疴未効
慚籠中之赤箭青芝沾漑皆仙聽境內之雞鳴犬吠

再謝賜藥錠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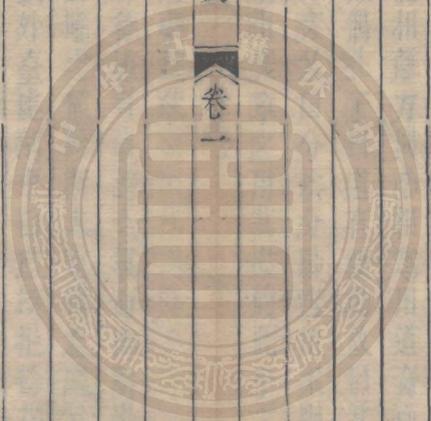
造化同流泰和在抱已愆伏之潛消物不疵癘尙痾瘵之
軫念時共節宣當暑屆而蒸歊慮陽淫而熱疾乃搜秘錄
以授留師搗綠玉于仙臺散黃金于神鼎蓄比三年之艾
頌同五日之絲俾無癘疥之虞並食軒岐之福恩勤所至

肌骨均蒙臣屬荷絲綸撫茲嶺嶠人名丹穴地卽天涯以
山嵐海氣之所交或青草黃茆之作厲冀推廣于德心問
民所苦但薰沾于香氣俟后其蘇知父母惟疾之憂庶斯
民勿藥有喜二患不生彌切餘冰之志十全爲上或裨蔭
矚之仁

養一文集

卷一

三



此此... 志十全... 爲上... 或裨... 矚之仁

養一齋文集卷二

武進李兆洛申者著

序

駢體文鈔序

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蒙

恩入庶常臺閣之製例用駢體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輯古人遺篇用資時習區其鉅細分爲三編序而論之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養一文集

卷二

一

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以是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于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于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沉臆理所必至也于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

上編著錄若干首皆廟堂之製奏進之篇垂諸典章播諸金石者也夫拜殿陛敷頌功德同體對越表裡詩書義必嚴以闕氣必厚以愉然後緯以精微遯思奮以瑰燦之辭故高而不樞華而不縵雄而不矜透迤而不靡馬班已降抑者蓋希或猥瑣鋪叙以爲平通或詰屈彫琢以爲奇麗樸卽不文華卽無實未有能振之者也至於詔令章奏固亦無取儷詞而古人爲之未嘗不沉詳整靜茂美淵懿訓詞深厚寔見於斯豈得以唐宋末流澆劫浮誕兼病其本哉故亦略存大凡使源流可知耳

中編著錄若干篇指事述意之作也或縝密而端慤或豪侈而詼盪蓋指事欲其曲以盡述意欲其深以婉澤以比興則詞不迫切資以故籍故言爲典章也韓非淮南已導養一文集

卷二

二

先路王符應劭其流孔長立言之士時有取焉然枝葉已繁或披其本以仲宣之草精而子桓病其體弱亦學者之通患也碑誌之文本與史殊體中郎之作質其有文可爲後法故錄之尤備焉

下編著錄若干篇多緣情託興之作戰國詠諧辨誦者流實肇厥端其言小其旨淺其趣博徃徃託思于言表潛神于旨裡引情於趣外是故小而能微淺而能永博而能檢就其禰者亦潤理內苞秀采外溢不徒以鏤繪爲工逋峭取致而已後之作者乃以爲游戲佻側泔盪忘其所歸遂成俳優病尤甚焉尺牘之美非關造作妍媸雅鄭每肖其人齊梁啟事短篇藻麗間見旣非具體無關效法十而存

一概可知也

十首者則堂之賦奏賦之賦詠詩典章辭譜

小山嗣音序

自漢以來言離騷者莫如淮南王安安都壽春其羣臣賓客類能爲詞賦而大山小山尤著其招隱之篇論者以爲騷辨之遺其思婉以深其音幽以長其性情固然也其流而爲詩歌如枚叔張平子蔡伯喈阮嗣宗陶淵明之徒下逮唐宋諸詩人莫不采其詞依其聲以著文焉況生于其地者乎乃一千餘年之間曾無一人與于騷與詩者何哉豈自魏晉用武于此遂移易其情與將有所不暇也以予所見明季諸人如方中丞之真至趙處士之奇宕鄧太史之研鍊何嘗不足以跋及唐宋而世莫之傳并其鄉之人或未之見則其前之闕沒不聞者可知矣夫性情之際其深淺固不可得而同然其鬱然以思斐然以興發乎心而養一文集

卷二

三

成于言莫便於詩而謂之不能者非也予輯縣志頗求遺書并及今人之作爰就所見存其百一爲邦人士操土風也

方孩未先生遺書序

有明孩未方先生奏疏四卷自叙年譜一卷報恩錄一卷禍由錄一卷詩一卷筆記六卷雜文一卷附刊一卷都一十六卷或舊有刊本而散佚者亦有未經刊刻者力爲搜錄始輯成一書雖尙有散失然大略備矣先生當權奸內訌疆宇日蹙舉朝惛擾之時忠義勃發以一書生出入戎馬間指陳機宜曲得要領奇偉非常之氣一時未有逾之者也而厥寺盜權罹于羅織乃幾爲楊左諸君子之續嗚呼明之亡也其大小臣工精神皆渙散而不相攝各圖其

私以苟且暮或更倖人之敗以自售其言于國家利病固勿恤也若王化貞之懲閭熊廷弼之傲假張鶴鳴之庸下舉朝知之而莫能倡一議出一策以消隱禍于未然雖以先生之苦口熱腸調護之呼籲之而彼昏不知無救于敗悲夫心者身之主也四肢百骸者心之衛也心惴恍而不靈饑飽之不知寒熱之不辨營衛否隔陰陽舛憤甚者賊風沴氣直襲藏腑小亦手足掣曳拘攣乖反猶復毒視藥石仇視和緩及其一蹙委之大命可勝悼哉可勝悼哉按粵筆記于一文牒一決罰具有裁量知先生學問邃密心和而氣平固非慷慨任事以果敢自爲者也其處置吉藩事及籌理軍餉皆一方安危所係且可爲後世法而明史于先生傳及諸王傳皆不具載亦賴此以存其缺焉

養一文集

卷二

四

鳳臺縣志序

凡居百里之地其山川形勢人民謠俗苟有不晰則不可以爲治况南北之交風會所趨哉縣舊志陋而不該蓋始事之難也謹纂舊文脈山川採風謠上該周秦下至于茲條而次之維縣平原繡壤山林川谷萬井之都跨淮南北承濠挾壽是維形要志輿地第一民生敦龐土田是急五穀所宜麥豆秫稷載在職方長淮千里束於硤石肆勁漂捷風氣之所形志食貨第二經界定而保聚之圖興城郭繕而壇壝之封植干楨樹而守望之御良杠梁成而涉厲之歌息孰經紀是而鞏固是不可以不諗也志營建第三彼淮淝盪漕田廬是虞曷若道溝瀆完隄防以益我灌溉哉稽其成效亦後事之師矣志溝洫第四官職建而民生

善官職曠而民生偷其間不容髮當三國擾攘兵革不休而民生殖鄭君之力也志官師第五山回而幽水肆而清是生傑英志選舉第六淮南內篇不朽千載暨于金石考文所急志藝文第七幼平項項勇逾賁育蛟蛟呂公人偷之宗亦有侍御蹇蹇是主本其行事以興來者志列傳第八共姜披面季女闔門有焯形管陰教是敦志列傳第九仁濡義淑老死不見兵革覽往昔戰爭之地悠然以思慄然而危曠然而慶其生之辰也志古蹟第十凡寸篇其古今之變因革之宜土俗之消漓民生之勤窳庶幾足以備考覽焉

食貨志

養一文集

卷二

五

縣境侈於西北而縮于東南斷長補短方百里而有餘準今畝度之方一里者爲田五百四十畝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則爲田五百四十萬畝也山水之占地者少民居既稀里落寥曠計城郭途巷山陵林麓川澤四而去一其餘當得田四百萬畝有奇今歲賦計田之在額者不過四之一民戶近十萬丁口不及三十萬土雜五色多墳衍磽瘠之地十一其穀宜麥宜黍宜菽宜稷宜麻宜胡麻宜蕎麥下地亦宜稻雜稼宜棉宜靛宜菸其蔬宜菜宜蘿蔔宜萹苣宜芣宜菠蓀宜葵宜葱宜蒜宜韭宜胡荽宜芥宜青椒其蔬宜瓜宜瓠宜茄其果宜榴宜梨宜柿宜棗宜桃宜李宜杏宜蒲萄藥則紫艾柴胡江離芎藭茵陳枸杞紫蘇之屬亦多有木則槐榆椿樗山亦宜松栢而種者少晉書稱八公山草木皆如人形而水經注則云八公山無草木

惟童阜耳今北山固濯濯也詢之山民或云不宜木然其故老皆云北山向時木甚美中棟梁今城中老屋多北山木所構其產有青櫨紅櫨大皆合圍以上發老屋者猶時時得之青櫨色青黑堅緻類海楠紅櫨紅澤皆他處所無明季兵火刊伐遂盡今欲求青櫨紅櫨之蘖而辨其枝葉亦不可得矣居民每冬月則入山割草根以爨木之槎枿長尺餘者并其根掘而鬻之以爲薪夫山者宜也莫之植而望其茂卽地亦窘於生矣故縣雖存山而薪蒸苦貴鬻爨者頗資石炭濱淮之地宜柳宜萑葦亦樵蘇所賴也畜宜六擾闕疇產馬有佳者稍駮賊耳魚則鯉魴鰕鯛鯪鰻青鱓銀魚鱠殘魚唐書地理志潁州土貢有糟白魚今淮河白魚猶甲他處矣又有青金魚形類鮎極鮮美產黑石潭石穴中亦他所無也鯉魚不恒有間有之其歲有水土人以爲候黍多靡於酒醪酒皆和藥蒸黍而液之其以麥麴和黍蒸者謂之大麴酒產闕疇者有名富人召客亦有釀糯米爲之者名五香酒味醕實屑豆爲腐推珍珠泉所造爲佳品俗謂豆腐釀于淮南王此蓋其始作之所斯邑產之最古者矣大約黍麥菽菽菜稻爲大種餘皆間植之地率兩歲而三收二月種黍七月而收九月種麥至四月而收五月種菽九月而畢收乃稍息之及明年二月復種黍其一歲再收者麥若稻若菽若瓜若菽菽春秋皆可種其熟又速間種菽者或一歲三收田皆再犁犁後耙以去草下種後惟黍及豆或一耩再耩之餘種皆聽其自生不復治也糞雜六畜矢和以土而窖之俟犁而下之一熟

糞每畝之糞多不過二十石值錢三百兩以入土深淺
爲量不及寸謂之一鋤兩寸以上謂之一犁兩過此謂之
雙犁兩刈麥謂之撲麥撲麥之具謂之綽形如大箕而綴
以網刃鐵片爲口謂之鈔綽之柄長與人等立而橫施之
一人執器承其旁其器謂之網揉木如半月施於兩端
網其中度可受四五石曳而行執綽者前曳網者隨左右
若挹若注頃刻數畝麥穗狼籍麥莖之留于地者尺許不
惜也農不知擔荷凡田作皆役牛驢穫時不分乘束顛倒
納諸車中至場則縱橫播之以牛牽碌碡而碾之畝所收
者當其稔時黍麥可二石稻可四五石地之值其下者止
數百錢貴者不過四五緡一犁必駕二牛謂之一俱貧者
代以驢佃百畝者謂之一俱牛一夫所治常數俱牛惟耕
養一文集

卷二

七

穫時須傭傭餘皆暇日矣凡縣中田地常得四百萬畝有
奇計畝歲收二石當得米穀八百萬石丁口計三十萬別
其士工商三民不在農者約五萬計實丁之在南畝者不
過二十五萬以二十五萬丁治四百萬畝之地人可得十
六畝家有三丁同力合作治其屋下之田不爲兼井所取
計歲米穀常在九十石以上家不過八口人日食一升歲
所食三十石以其餘具糞溉供租賦與工商交易其有無
爲婚嫁喪葬宴會之具又以餘力治塘堰穿竇窖爲水旱
之備塘可以魚堰可以樹亦足以優游鄉里長子養孫爲
安足之氓矣乃一有水旱菜色滿野流亡載途鄭念祖者
邑素封家也傭一兗州人治圃問能治幾何曰二畝然尙
須傭一人助之間畝之糞幾何曰錢二千其隣之間者譁

曰吾一人治地十畝須糞不過千錢然歲之所出常不足以償值若所治少而須錢多地將能產錢乎鄭亦不能盡信始給地而試之日與其人闢町治吠密其籬疎其援蒔而培之長而導之燠而灌之濕而利之除蟲蟻驅鳥雀雖所治少而終日措措不休息他圃未苗而其圃蔬已實蔬已繁矣鬻之市以其早也價輒倍比他圃入市而其所售者已償其本與他圃並市者皆其贏也又蔬蔬皆鮮美碩大殊於他圃市之卽速售歲終而會之息數倍其隣乃大羨然亦不能奪其故習也嘗行縣邑值小旱見苗且萎矣其旁有塘汪然詰之曰何不葺曰水少而田多不敷也曰少救數畝不愈於盡萎乎曰無其具曰何不爲曰重勞且恐所得不足償費其愚而無慮蓋夫率如此使邑之民皆

養一文集

卷二

八

如鄭之圃而募江南民爲佃師以開水田其利豈可數計乎地既寥廓民田之離村落遠者數家合僱一人結草舍於田中以巡瞭之謂之看青秋冬刈穫後或泥門他適春盡始還謂之趁荒方刈穫時貧者挈妻子老幼亦結草舍于田隅不問所來俟其穫隨而拾其穗一人所拾或至石許時乘間竊取倚老弱爲強丐生忿爭相毆擊男女錯處因而滯伏其風之偷惡者也佃人田者牛種皆田主給之收而均分之歲稔則餘數年之畜矣得此歲稔無立錫者或致千金稱貸者其息恒一歲而子如其母故多并兼之家漢書地理志曰沛楚之俗急疾顯已下蔡故沛也俗儉嗇飲食衣服之靡少千金之子比屋可數皆鶉衣蔬食惟博及訟往往傾產不顧能訐控於大府者里中人指引以

爲雉訟必斂錢於親戚戚黨入亦不以爲怪黠者因緣利而弄之矣其無賴子弟相聚飲博行則帶刀劍結死黨爲俠遊輕死而易鬪無徒手搏者耕農之家亦必畜刀畜鎗甚者畜火器故殺傷人之獄歲以百數雖設厲禁不能止其故老曰自珠隆阿公爲廬鳳道時值宿州教匪滋事僉丁壯爲鄉勇令家必畜一刀一鎗植之門并遣冶工傳造之自是遂以爲習也孔子曰北方之強衽金革死而不厭蓋其天性風土成而不可變抑非教化所馴致歟地亦宜桑柘而無飼蠶之家間種棉亦不知紡績絲布皆資之他邑婦女常牽犢荷鋤與男子雜作富民多居積逐利而無豪商大賈穀之值不以豐凶爲準大抵雨暘調則驟賤稍不調則驟貴矣穀之滯多南行若北行則貴緡錢鮮私惡

養一文集

卷二

九

溝洫志

古稱淮頃沮洳蓋地處卑下淮挾諸山之水而至彌漫旁溢其勢然也縣承潁口下流淮始出平地硤石驟束之既出硤石又扼黑石山東至懷遠又扼于荆塗驟漲不宣爲患滋甚醜流引渠足以殺患興利而參觀地勢厥有異宜疏舉大端略有三要淮南之地多宜畜水原隰交錯土膏衍沃因庫就下股引成渠水流淫裔漭灌浸利饒耕鑿

其要一也淮北之地多宜瀉水阜原迤瀾旁比高阜流潦壅溢已成澤國厥土離斥不任停蓄泉澗蒸達小曠不枯多穿支渠潦乃急注其要二也濱淮之地厥宜障水灘灣窟汙惟虞汎溢捍防阻堰岡陵連屬盛漲不侵膏壤足殖其要三也綜是三則厥以淮南爲上若疏導得宜潦可分泄早可引灌利孰大焉今力穡之戶畜有塘壩者雖遇小旱猶戽救得獲是能用其利也若淮北高下二區不能引水爲利但求免水患而已縣所處淮南地窄其得水利爲上腴者幾希矣而所爲求免水患者皆是也雖礎礪不齊亦庶幾圖去患以爲利其具可無豫乎縣西之焦岡湖董峯湖東北之錢家湖穆楊湖皆周數十里蓋昔時淮水游波渟滙漸淤成陸民今墾殖其中小漲卽淹沒見告矣夫

養一文集

卷二

一

漫水可隄也決水可防也江南之地卑于淮北長江之水盛于長淮然築圍分圩堵壩設牖遂可以去急患保永利是隄防之不可不講也縣北之薛家集清泉集諸坊首受蒙境下流之水稍遇霖雨則田廬道路皆被淹浸災歎屢告不得深溝通渠支分宣暢其患無已是溝瀆之不可不講也夫芍陂之饒始自蔣敖至今爲利南北朝時淮南北耕屯爲天下最下蔡大崇陂黃陂雞陂涓陂隋廢而唐復置皆溉田數百頃今之於古果何如也夫舉縣境之地其可隄者可渠者奚啻如此而已然民疲而隄於農吏孱而昧於計棄穡弗務疆畔莫修淮北諸渠填淤者十九諸牖壩雖稍整理而脫一不治廢壞立見懸耜旣多情游日增挾刀帶劍徃徃而是矣是誰之責也或是誰之責也哉

志藝文以搜求載籍輯錄金石也鳳臺載籍淮南內篇其最先矣自漢而後作者蓋寡呂氏諸記述頗見著錄亦散佚無存者金石則八公山碑見水經注久湮沒矣以余所輯則有唐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幢薛佐堯墓誌銘千佛寺殘碑宋天聖二年施錢人名碑府判廳碑碣石築城記元順濟龍王廟碑可稱者也淮南王之金秦漢以來之甄可以考見文字亦志古者所不廢也其他記誌之文附見各志其無類可入者卽載之此編旁及游覽之篇亦刪取其文詞尤雅者入焉

選舉志

鳳臺亦自古文學之區也讀淮南內篇招隱辭求羣臣賦養一文集

卷二

七

雖不可得一時賓客之盛亦輝映山水矣而自漢以來魁碩之士照人耳目者絕少卽自奮於甲科者亦復寥寥焉有明一代州之成進士者十四人惟方震孺著今邑本朝順治康熙間州進士七人惟謝開寵方一韓著今邑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蓋父兄之教朋儕之勸少而習長而安耳濡目染浸淫之勢然也本朝百八十年於今文學彬彬比戶鄒魯而斯邑樸陋未獲曠然一變將非風氣悵勁弦誦少弛乎童子試武科者弓馬技勇常甲旁縣文學之士大率質重而少文導之善未嘗不可與立然多急於功利抄實學余來三年閱弟子籍未嘗不慨嘆登八公山考其遺文又未嘗不孳然想見小山其人者而不我見何哉

人物志

考方志者艷稱八公以爲神仙也嗚呼烏覩其然哉史策所具戰國有史舉甘茂甘羅三國吳有周泰宋有呂氏諸賢金有魏全明有方震孺皆其犖犖者管子曰治天下樞在水淮水剽悍清刻其源雜南北故其民性情柔類南剛類北好動而習苦尙氣節多武臣名將其蔽也狠今都錄舊志所載及問巷人所稱說能自持其身勉于爲善可以型俗者悉著之方伎之可傳者附焉讀李白白毫子歌大類漢陰丈人滄浪漁父風可得而聞姓名不可得而知也又以疑八公之徒有其人也

甄印譜序

秦書八體五曰摹印李相書璽文參篆籀略無詭殊漢氏

養一文集

卷二

三

以來施諸官位及于姓氏下逮宋氏始有齋閣之署詩文之辭而其波靡矣遂有專長之家以之成名亦分門戶各相祖述摹印之文本出於篆或小變易以就方整故有繆篆之稱往往規鈇偏旁屈曲點畫形雖小異意則可尋無乖六書自爲別體後世繆篆之學旣亡徒緣此稱競出新巧憑心虛造訛亂常行分布疎密宛然成章求之六書頓生違忤雖工不雅君子病諸或乃墨守小篆隨文累積壞散不收荆榛莫剪譬諸梗偶羌無顧盼雅而不韻抑又甚焉矯枉之徒懲其如此則謂此事之興取記名姓後之踵事皆爲變本繩之以古絕而不爲是猶欲調瑟而膠柱特藏拙於畫虎者耳竊睹殷周鼎彝秦漢權孟類著文詞以爲銘識後世以于用無施斯法遠絕玩其遺作參差紛揉

變動不居長則雲行短卽雨絕簡不爲欠繁不可刪回環
翔逸神理微眇苟會茲意則多逾數十言少或一二字惟
變所適何施不宜今時所傳漢人刻印凡白文者勾整茂
美與權孟諸文相出入其朱文者每與篆法不相應措思
致多出鐘鼎由斯舉隅則古人用意斷可識矣然而運用
之方存乎司契自非研極法象究乎字源沉淫蒼雅洞其
筆勢而僅規形樞但取膚似搜求異文以資怪僻仿狀泐
蝕目爲自然理不全了妄輒隨之等挾策之亡羊亦耶耶
之失步也予獲古甄磨琢爲硯破裂不任者因其華離就
以製印山子寫其文令石工依而刻之夫沿逝波者當循
積石適莽蒼者言懷高山源流旣明宗仰甯惑汎乎皇史
養一文集

卷二

三

之貽矩藝苑之潤色道分乎河洛功闕乎升中徒恠少溫
子行之流未睹大體故粗舉利病稱情而言儻或務之蹄
筌斯在其于小道亦無泥焉

徐季雅文稿序

予與今學士直卿徐君同歲舉於鄉又同歲舉於禮部意
氣復相得也因得獲交於令弟季雅季雅氣清而行樸意
致散朗旣屢不得志于有司則益肆其力於古文詞每一
再見所業輒益進今年冬復相遇于懷甯出其文命余序
余自顧謏陋又荒落日甚凡所爲學皆僅涉其藩籬而已
每念季雅之勤學不怠未嘗不中心怒然豈足以上下其
議論自効絲髮之益哉惟曩時涉獵古人文章樂觀其論
文之語如昌黎柳州類皆自道所得亶亶而不厭而於近

時諸文人有愜于予心而深愛之者雖未能灼然深知其利病幸季雅之深于此而又不鄙其愚則請誦所聞以質焉桐城方氏苞曰孔子繫易曰言有序又曰言有物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顧氏琮序方氏之女曰方子之文蓋探索于經史與宅心之實待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生平無有不關于道教之文者姚氏鼐曰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用其法如衣食之不可釋而吾友吳江吳育曰爲文之事有三曰理曰典曰事理究天人之微典通古今之故事周萬物之情三者備而後言可立也此數言者其於論文也乃似不專於論文此數子者其所爲文不知於昌黎柳州諸人何如而其

養一文集

卷二

五

所以論文者則亦未知其於昌黎柳州諸人何如也而竊喜季雅之文之能與此數言者相彷彿幸季雅之有以進我也直卿方置身日月之表揆時度務一經一緯發爲讜言宏論垂之後世尤當有不沾沾爲文而文日彪炳天壤者不得見久矣亦願因季雅而問焉

視壽堂詩鈔序

吳君曼雲深於詩者也其色恬其神寂其氣苞其言徐徐其行舒舒其政事優柔中平所爲不近名而廉隅較如子與曼雲以乙丑歲同舉於禮部至丙子之春再相見於當塗官解乃始相愛慕知其爲人讀所爲視壽堂詩如其人也

也不名一家而自抒胷所欲言吐恣睢攫拏而不詭雕搜刻琢而不纖歸之于夷猶澹遠常若有所不盡反覆披誦

者累月又間以予意所謂未盡善者乙識於其旁曼雲亦不以爲非也縣令者自古謂之粗官刀筆筐篋之事蓋午而蝟集凡所以搖其精疲其聰明銷鑠其志氣者奪其嗜好促其歡趣顛倒而不能自主而曼雲乃一以怡愉蘊藉陶澤于其間曠然若人已皆得者而又未嘗以風雅自命嘯歌傲世曼雲真深于詩者也雖然曼雲所爲之詩其服官以來視其未服官以前十裁得一二而已然則其神雖恬而其疲勞於此者亦大畧可知已今年夏曼雲換官蒙城之官時道出懷遠因過予於真儒書院以其素工飲也留而觴之而曼雲則已斷杯勺矣比別云屬予爲其詩序夫蒙城古蒙也莊周之所生而懷遠在古濠濮閒惠施所同遊處也日之所遇山川草木民物謠俗安往而非魚哉

養一文集

卷二

五

曼雲其亦有樂于此者乎無笑其既已知吾之知而問我也

疏園詩序

國家承平既久四方無事士之以文學取仕進者率瑠琢無益之詞雍容揄揚鋪飾盛美其有懷未然之慮憂末流之弊深究古今治亂得失以推之時務要於致用者必迂而擯之且以爲狂惟此吾友許疏園張翰風包慎伯之所以覺覺於世者也翰風瘦削怯縮如不勝衣而風氣矯厲不隨人爲圓方善論往昔成敗尤熟天下阨塞形要著書數萬言慎伯長不滿五尺十三歲著兩淵以擬孫吳

皇上親政之初詔取直言慎伯揣摩時事援比古義爲儲說數萬言欲上之而未果一時以爲洛陽少年也疏園年

最長脩幹亭偉視有奇氣淮潁間固多伉健絕特之士無不奉手願交者嘉慶六年教匪竊發於宿蔬園上書盧鳳兵備道珠隆阿公言兵事公奇之挾蔬園與偕往平賊遂還十八年河南教匪蠢動安徽巡撫胡公克家屯兵太和後以其名聞於朝欲官之蔬園固辭乃止之三君者皆工詩翰風清修絕俗希心建安黃初間慎伯則饒削如宋之半山山谷誠齋皆不自收拾無成軼獨蔬園以詩名噪江表選家刊行之者屢矣其詩沉酣於三唐雄岸卓鑠語出胷臆而出奇無窮蓋其邁往凌厲之氣一寓於詩故能肖其心之所得如此也翰風慎伯幸已得一第他時膺民社踐清要有可以自見者蔬園歷游諸侯間無所遇倦而養一文集

卷二

六

歸閉門種菜白鬚髮髮塊然如枯禪則蔬園其將詩人終矣乎余以沈浮宦塗舊游日疎不見翰風已十二年去年之冬慎伯幸過我於辨志書塾不數日輒去今年來懷遠喜與蔬園晨夕行復將別矣追思曩游豈可常哉旣序蔬園之詩因並訊翰風慎伯於京師向時劇談縱辯之概尙能不摧錄否也

懷遠縣志序

代康蘭臯中丞

一邑之志其爲編輯也亦僅耳然而成之甚不易也邑之故事雜見于經史百家之編者有一字之遺于採錄其蔽也陋當代之務典章法度之損益一時之賢俊孝弟貞廉之行有一事之遺于臚列其蔽也疏能詳于古今而其識不足以衡是非言不足以經事變浮而寡當冗而無序其

蔽也閭雖然不陋矣不疎矣不闕矣而徒以誇其記問騁
其文藻遂足謂之志乎哉夫志者心之所志也志民生之
休戚也志天下之命脉也志前世之盛衰以爲法鑒也志
異日之因革以爲呼籲也非有視一邑如一家視百姓如
一身之心幽微隱曲無所不到而至誠惻怛自然流于肺
腑使見之者憮然而思聞之者惕然而動則其所志者簡
牘而已非其志也懷遠孫大令木訥人也任懷遠四年其
治無殊異而百姓安之以邑志久不修乃考覽載籍鈎求
近事勒爲一書纖悉周備不失尺寸其于生民之利病政
治之得失考之于古驗之于今反覆而不厭有味哉其言
之也天子之設官也以爲民也而監司之官其去民愈遠
則其于民愈隔如登高山而視原隰之草木芸芸而已欲
養一文集

卷二

七

辨而析之而耳目不可得而接也求其耳目之接者莫如
縣令而縣令之能知之者蓋寡或又知之而不能言或言
之而不能盡將記問文辭著述之才有所不足乎抑其志
有所不存乎余于是而知大令之久于懷遠而百姓安之
者蓋有由也

其二 代韓芸叅方伯

古之君子治一事效一職則必審其顛末詳其表裏辨其
劇易咨于故訓度于時勢故其所治雖小隱然有綱紀萬
理筦鑰天下之量舉而不失其宜成而不愆其素今之君
子其心思才力常驚于所事之外而特以其事飾奉行之
成跡勉強求無過而已其見益苟且其所職益荒而不治
又奚怪焉知縣古百里侯也刑政之設社稷人民之寄無

以異于古古一侯之國則必有史有籍有版圖有典章苟
蔑其官而棄其制謂之亡國今縣邑或志乘不備文獻無
考而令長曾漠然不以闢其慮獨何也安徽屬郡鳳陽潁
州號稱難治懷遠雖隸鳳陽而不當孔道事稍減于旁邑
然淮堧沮洳爲諸水之委水患不絕安輯良不易言稽之
于古則夏后周穆會朝之所方嶽之望冠裳玉帛之所萃
也於漢時多經師於南北分裂則控扼吳楚戎馬兵革日
擾攘焉方今

聖化所被大宇休息思所以銷刀劍之氣復詩書之風拯
饑溺之眾開聲名文物之美爲長吏者將何以致其然哉
大令訪山孫進士清素悃悞不以吏幹自見獨兀兀編輯
其邑之故事備古今核名實端好惡滌利病言必舉典覆
養一文集

卷二

之無不相應其議論皆釐然可見諸設施其亦庶幾于古
君子之用心矣乎夫事之未知也則知之難其既知之也
則行之難孫君誠知之矣其益力而行之以求無負于所
言者他日報政奏考吾將以是書復之

東流縣志序

代康爾阜中丞

吳大令涓泉宰東流政聲爲旁邑最其爲治勤勤懇懇以
修廢舉墜爲務縣之志修于乾隆中繁簡多失其宜乃招
延文學咨訪耆舊輯而新之于輿地沿革農田學校前志
所畧無不援考精核而其鄉人士之忠孝廉節幽隱而未
彰者搜輯必周序述必以實卓然可以希風古人矣東流
故彭澤及石城地始析于南唐閱宋元以來且千年矣自
安徽分省而縣與江西之彭澤界爲長江上游距省會不

過百里其山則蜿蜒錯雜連亘嶽歛土地雖窄亦形要所
資也夫典城司土命之曰知縣苟其縣扼塞地利城郭溝
池樹渠謠俗被服有一不知卽不可以副其名坐堂皇撫
鳴琴而求所以知之誠舍圖籍無由矣余至安徽於所屬
郡縣徵其志乘或無有或久故不修其條綜可觀者十二
三耳將其智識固不足以及此歟抑簿書期會之所迫奪
誠有岌岌焉日不暇給者歟然則如渭泉者亦庶幾不愧
于典城司土者也

其二 代韓芸疇方伯

國家功令凡州縣志書六十年輒一編纂蓋條例之詳定
教令之要束章程之遷改歲有變通非隨時輯錄則考治
者無所循而胥吏或因以詭法其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賢
養一文集

卷二

九

人文士之事蹟可紀言行可以備文獻者久湮沒不稱卽
放失而莫稽又非以表幽闡徵敦勸風俗者也東流爲邑
西界江右爲安徽門戶密邇省會 國初操江巡撫駐池
州則縣尤爲附省衝要限之以名川環之以叢山地勢瘠
狹而民氣敦樸爲治者固當急講于脩豫之宜殫意于安
養之道權目前之先務求前事以爲之師則志乘尤所汲
汲也渭泉吳君令東流五年勤于官而惠于民凡所設施
撥近事爲之廣續詳攷古典補其缺遺本末燦然無不綜
核考前之修是志者順治時爲蘇君謨乾隆時爲蔣君綬
皆著循績祀名宦迄今輿頌未去于口渭泉豈不足以比
蹟二君乎余承

恩命司藩是邦每自循省懼無以周悉民隱修舉缺失既以渭泉之能勤厥職爲愧而尤望司土者皆如渭泉庶幾可以匡其所不逮也故于其書之成忻然序之

劉海樹詩集序

余與漢陽劉君海樹同官安嶽六七年而蹤跡乖左未嘗相見方海樹之須次會城也工飲善遊常爲詩酒盟主以侷儻聞逮補天長令不一年而政聲四馳所設施往往出世俗表則又以賢能聞竊傾耳而慕之余旣謝事去年冬復遊皖始得見海樹疎朗俊上照映眉宇如所聞也旣一再見乃得誦其所爲詩如其人也海樹語余曰吾之治詩也始嘗精思於唐人時似焉繼以爲詩之道不盡于此退而求諸宋規而模焉不似也乃及金元明諸人彌不似也

養一文集

卷二

三

乃復取向所爲似唐人者而觀之則盡不似也是其爲進耶爲退耶余曰詩固無所爲唐宋也自擊轅續竹昌爲三百導爲漢魏泛濫爲六朝大備於唐演于宋元明作者萬數所爲詩十百萬數自今以往日出未已不可以計量也語漢魏者卑六朝而六朝之詩不可廢尊唐者馳宋而宋詩不可廢自此以降皆如是也自關町畦則以揣摩家爲蹈襲而揣摩家未嘗無傳詩貴尙宗派則以矜創者爲無師法而矜創者未嘗無傳詩凡分門角戶隨所好尙者無不如是也夫詩之道性情而已矣性情之所至神彩附焉肌肉附焉藻飾附焉其所附者無不適隨其性情之所至以爲量焉詩之善者其性情之深者也性情益深其爲詩益工其傳之亦益遠而讀詩又各如其性情之所至而嗜

之而學之老與壯不同候南與北不同地憂與樂不同過
作之者然讀之者亦然而有其無乎不同者性情爲之也
天之生人也日新而月異累而至于千萬年而靡有同焉
若其形體知識日用作息則固靡有不同者焉其于性情
亦若是已矣而屑屑焉較之以時代則是漢之後不當復
有唐唐之後不當復有宋宋之後遂可以不復有詩也且
不同者有其同者也而必造作俶詭以求立異是知其不
同而不知其同也同者有其不同者也而必刻眉畫目以
求其相肖是知其同而不知其不同也是皆自忘其性情
者也故治詩者治其性情而已能自治其性情故能治古
人之性情故能治天下人之性情其內撻也肫其涉物也
循以處有事無事而常若澹然莫窺其根則海樹之性情
養一文集 卷二 三

也已則海樹之詩也已因書其語以質之讀是詩者亦庶
幾可以得其人焉

鳳氏經說序

經說三卷凡百有餘條江陰鳳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名韶
字德隆江陰縣歲貢生所居濱江邨巷僻陋聚生徒謀糈
以活城邑中無知之者獨守一經矻矻白首困而不戚年
七十一卒嘉慶之十有六年也 國朝治經之家獨盛于
前代而於三禮尤爲粹深如長洲惠氏四明萬氏婺源江
氏桐城方氏歛金氏休甯戴氏類能鉤稽故訓探索隱誤
辨名當物往往有疑辭奧旨前人說之而愈晦一經解駁
卽翠然當于人心者先生生窮僻之壤旣與諸先生濶絕
其所著書亦不能遍見而窮思獨造所得殆不相讓以是

知志致卓越者固無所待而道術之明自有時也然而諸先生盛時聲望翕然

當此興嘆公卿側席承學之士無不就而請業焉而先生之居去予居不十里而未嘗相聞比予友王君瑤舟爲子言思欲一見而先生已歿歿而其子不能世其業及門之士亦無有能傳其學者可慨也瑤舟又言先生經說盈筭皆隨手條記靡雜無次第釐訂逾月始成此編其缺落差訛不能辨識者尙十倍于此精力疲茶未能周稽約予歸而盡以畀余當更綜比而續刊之以成一家之學也先是有四書補考其門人韞先生之說涉四子書者爲之松江吳氏刻于藝海珠塵中者曰讀書瑣記僅數條其名皆非先生所自定今所編凡已見于四書補考者略之瑣記則養一文集 卷二 三 并入焉瑤舟名獻陽湖縣學生工文詞而邃於學以沉思致疾所著學易五種亦有釋說經者

菊譜序

讀書者必展卷散帙周觀終始通其文辭達其旨趣然後別正僞審取舍掩卷而瞭然于心若徒以蓄書爲觀美而已則充箱盈几者或僅知其名或并其名而未之識焉論交者亦然久與之處習其性情嗜好剛柔遲速醜疵短長之致於是就其所是辭其所非相益相長在遠而日親否則憧憧往來酒食趨逐境過之後其面目亦畧不記憶卽有聞聲而慕思者其心旣浮其相知亦淺豈足以通道術契神明哉花之品類惟菊最夥其種不下數百其色澤神致形狀大小疏密以及根莖枝葉細辨之而莫有同者焉

竹吾喜蒔菊遍購其種秋風乍高清霜未落盈畦爛然或列盆盎登之几席終日玩對縱橫一室常手自扶植能審其種類終歲之間課晴雨除蠹蝨無時日閒隙故俊茂爛朝奇致疊出若其相酬然夫餐英玩芳雅流之所同尙然多買之園丁捆載而至一經移徙其天不全不能盡偃仰自如之趣玩不數日輒已萎敗隨手撥棄其含苞之初枯謝之後無由悉其變態徒取五色備具羅列雜還一覽喜笑目且不給于色能問其名者或寡矣況有知之而差別之者歟予旣賞其豔逸欲與嗜此者之共賞之也因就所見著爲譜予向時讀書家園亦頗藝菊購種至百餘思爲之譜已屬稿矣私念菊之種不盡于此恐以耳目所限貽名花羞遂姑置之侵尋二十餘年予不復能憶矣其種類

頗有異于此者使此稿尙存以補斯譜所錄不益廣乎夫好書無盡隨所見者探索而存諸心皆可以集益好友無盡隨所遇者講說而合其志皆可以得師若其所不及見不及知者則在歲月之積累及同志者之共爲積累而已豈必無書不讀始爲善讀無人不友始爲善友哉

海國紀聞序

予遊廣州觀於洋商肆樓見夷人形狀之殊詭室屋衣服器用之窮巧極侈欲求土人能通曉外夷事一詢諸國所在遠近海道曲折及其國之大小強弱風氣厚薄美惡政令刑禁之大凡幾以考驗故籍規揣今勢而通事譯卒率貿然莫辨復時爲謾誕以相眩駭意常恨之久之識吳廣文石華言其鄉有謝清高者幼而隨洋商船周歷海國無

所不到所到必留意搜訪目驗心稽出入十餘年今以兩目喪明不復能操舟業賈自沽常自言恨不得一人紀其所見傳之于後石華憫焉因受其所言爲海錄一卷予取而閱之所言具有條理於洪濤巨浸茫忽數萬里中指數如視堂奧又於紅毛荷蘭諸國吞并濱海小邦要隘處輒留兵戍守皆一一能詳尤深得要領者也然以草草授簡未盡精審或失檢會前後差殊因屬石華詔之來將補綴而覈正焉而石華書去而清高遽死欲求如清高者而問之則不復可得也惜哉惜哉就其所錄各國大致幸已粗備船窗有暇爲整比次第略加條定疑者缺之復約其所言列圖於首題曰海國紀聞云耳清高嘉應州之金盤堡人十八歲隨番船出洋朝夕艚上者十有四年三十一歲養一文集

卷二

州人

海國集覽序

予之往招謝清高也念清高所言與古籍所載或合或不合或影響相似古來著書者大抵得之於傳聞未必如清高之身歷而清高不知書同乎古者不能證也異乎古者不能辨也因檢諸史及海國記載諸書摘其有關考証者錄之擬俟其來而問焉繼聞清高死遂不復能卒業矣姑附諸清高所言之後後有喜事者或遇清高其人可以參伍取證焉唐以前愈遠愈荒渺故不錄張奔東西洋考丈儒略職方外紀陳倫炯海國見聞錄皆詳備當以全書相考質亦不錄

毓文書院課藝序

子瀟孫太史主講毓文書院士安其教而力于學乃輯錄課試之作凡若干篇傳以已作梓而行之郵以見示屬爲之序予因得遍覽大抵穿穴經義根柢羣書不惜翻昔人之成議以求其當而抒辭布彩陸離炳煥熊熊魄魄不可按抑蓋太史以沈博絕麗之才馳騁漢唐蹈躡宋明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故從之學者恢奇變化卓鑠異采如此夫古今以來載籍博矣而其統必歸之六經六經之旨趣繁矣而其統必歸之孔孟孔孟之書上自性命天道大而禮樂刑政微而至于日用飲食一舉一動一名一物無不賅焉言其言則必學其學言其言則必肖其神故有一語之不衷乎道一字之不當于節則其爲文也不至故制藝之

養一文集

卷二

三

設合心術經術治術而爲教者也其所以爲文者則馬班之雄奇孔賈之纖屑韓蘇之泛濫濂洛之精密無所施而不宜而羣心之所共厭古今之所不廢要其歸亦有一焉曰不悖乎聖人而已由枝葉以窮其本就糟粕而求其醇將不在此乎太史之教旣明且篤諸生勤于服習趨之如不及道德之歸有日矣書之以諗太史且爲諸生券焉

舉業筌蹄序

天下之事壞於無法法何以壞曰法多法多則法不法矣不法法而能成其事者未有之也入股之爲法至淺近也而矜言法者其塗百端始中於欲速中貿於詭遇終敗於多歧事在易而求諸難可歎也夫明李九我舉業筌蹄爲選家善本實能舉始終本末而一之繩墨誠陳雖有智巧

養一齋文集卷三

武進李兆洛中耆著

序

皇朝文典序

大園不言星雲爛然實代之言大方無紀河嶽迤邐以爲之紀其在于人精者曰文下挾河嶽上昭星雲所以經緯宇宙炳朗絲綸者也其儒墨之訓彫琢之詞畸人術流之馳說春女秋士之抽思皆一花一葉一翻一歧各有可觀而非其至者矣拘學之士閉門距躍高指月窟卑詮蟲天罔於所習得少自足或服習卿雲揚摧燕許祇襲優冠競陳芻狗於

朝家寶書鴻典曾未或窺是猶不覩建章宮之千門萬戶

養一文集

卷三

一

而妄意蓬室爲璇臺不聞鈞天廣樂之洞心駭目而拊掌巴渝以軒舞也曩廁庶常竊抱此愧間搜司存冀有採獲旋出宰邑斯業廢然罷官多暇憶之耿耿比遊維揚聞此土前輩先有纂集亟求而觀巨帙充几登縣圃而案玉入鮫淵而數珠矣就其輯錄小有乖紊遂加釐次以類相從都若干篇爲七十四卷羅列務盡非有取舍其所未備俟諸博求卷之大小不齊蓋留編續之地焉其於掌故以當中郎獨斷資之遺翰或同伯厚指南豈戴園履方之倫夸于創見庶大雅宏達之彥遂其乃心云爾

舊言集序

乾隆壬子癸丑間將輯郡志因搜求邦人士詩文小集悉令送局以備纂輯藝文予所采得送局者十有餘家別見

他人所采送者亦十餘家其所未見者且不下百家或素有詩名而集未行世或無詩名而其集哀然成帙大抵名不聞於鄉里十三四其詩往往清婉可誦皆百餘年間人耳而湮沒不彰已如此私擬俟志局之竣悉取諸集各選次十一都爲一編其後志未及成而輟典守者不謹遂星散不可問意常恨之夫人不必名家詞不必極思爲之者或無意于傳見之者或不甚相愛而桑梓之舊風故老之軼事習俗今昔之異人物盛衰之變每於尋常吟咏彷彿過之使人鏘鏘洋洋悠然以思忽然以悲此亦鄉邦文獻所資也況乎師友之宴語朋儕親串之周旋當其綢繆戶庭契闊風雨言歡奉手涉想牽夢泊乎朝露俄晞墓草遽宿甕摹音容流連未已忽覩篇翰如親笑言詎能不寄永

養一文集

卷三

二

思于遺文申短懷于往跡者哉故欲及此暇日聊追昔游凡有所見隨加詮次間亦敷求前哲旁及流聞旋得旋編不以前後爲第所冀來者更引其緒遂可賡錄名姓之下略具出處使其世可論亦微裨志乘之求也

鷗亭詩集序

兆洛之輯舊言集也大要哀錄先友諸故老爲多春山周丈之歿亦將求遺詩并入之而令子儀暉不欲曰會盡錄家世遺稿刊而行焉因先錄尊王父心樵先生鷗亭詩四卷持以示兆洛曰願乞爲序竊念先大夫與春山丈爲金石交兩家子弟如同姓昆季也先大夫常常言曰余往時至郡必宿於春山春山太夫人之相視厚過於親串春山凋儻不顧瑣屑太夫人周密嚴重動以禮則余每昏而寢

晨而興必別遣奴子伺榻下幌幙橫裕燈篝唾壺盥盤械
窳之屬無不檢視問安適與否乃退于他客亦然具饌常
問所嗜肴菽視客多寡寡不見餘多不見不足也必精腆
每宿焉常如是蓋先大夫已不及見心樵先生矣比兆洛
之獲侍春山丈也已移居顧塘橋徐氏宅宅頗褊隘寢室
之左小樓一楹兆洛每至輒留宿焉留或十數日賓朋候
視繼踵小樓中往往歡笑竟日時時索飲索飯殊自忘非
其家也而丈常歡然家之人治具掃室未嘗有怠色嗚呼
先生之所以施於家被於後者卽此可想見其概矣及觀
所爲詩而翛閒曠適之致又如或接之也今儀暉居益貧
幾屢空而志致落落於世無詭隨於此信先生之澤正未
有艾而俯仰疇昔追維語言各抱鮮民之痛其能無盡然
養一文集 卷三 三

易林攷正序

隕涕矣乎儀暉以能詩聞讀此編者可以知其淵源之所
自則固無假於蒙者之贅頌云爾

漢書儒林傳焦延壽嘗從孟喜問易而爲孟氏學者不肯
勿劉向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然孟
氏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
喜梁邱賀曰田生絕于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
予謂孟喜旣得陰陽災變書託之田生則延壽之得於孟
喜似可信秦之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
不絕則當時卜筮之法必有口授傳指者迨旣立博士以
隆其名則以博筮爲賤而避其名而專求之于義理焦氏
偶得卜筮家遞相承傳之法遂附田孟以自重焉耳顧予

以爲卜筮尙古易之本也孟焦之獲傳天之不亡易也漢治易諸博士明章句說義理者其書皆亡獨焦氏京氏存今之治易者或推本田氏費氏而其書無存特從荀諝鄭康成之遺文約略推傳耳焦京之法術家承用學者乃往往不肯道何耶京氏衝合世應飛伏之說傳自焦氏而焦氏所傳惟易林則以京氏之法推焦氏之繇必有其確然而不可易者此邦上陳君素村易林考正之所爲作也夫聖人神謀鬼謀問焉以言設詞揆方惟變所適陰陽消長之理具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演而爲四千九十六以窮三百八十四爻之動則其象益備其變益賅其理亦益顯著此參互錯綜極天下至神之天端也先生所注釋者僅十之三四蓋起其端而舉其隅云耳有志之士推而明之則所謂剛柔雜居吉凶可識以彌綸天地極諸幽明死生鬼神情狀曲成萬物歸諸易簡當有異于虛言義理而不別其實鑿言象數而不衷諸變者焉亦治是經者未闕之康莊也

太元闡秘序

揚子雲作太元以準易後世覃心於易者無不兼治太元極深研幾文不虛立稱之者無間言宋衷陸績范望司馬公諸家之注亦十得八九矣素村先生復推尋子雲所歷時變原其忠義憤鬱之微旨窮思殫慮輯成一書題曰闡秘其言曰吾於漢室孤臣得三人焉史游之急就也焦贛之易林也子雲之太元也急就諷元帝易林悲世亂太元刺權奸詞雖不同旨然其苦心忠於王室一也故于急就

則探其奇於易林則正其說於太元則著其靈先生之於書真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者矣今夫聖人之爲言也必規時審務權天下之變以籌一身之所處別治亂之統紀禍福之朕兆立一時觀萬世視之樊如推之廓如未有悠悠然不當於身世之故而泛立闊議概舉叢說以自托於垂教後世者也玉門演易孔子實之以文王與紂之事周公繫爻於箕子之貞岐山之享明白指示以發其凡孔子作春秋誅亂賊一本大易扶陽抑陰之義著其旨於文言曰非一朝一夕之故皆是物也子雲是書發憤而作蓋亦托於蒙難艱貞之旨焉而豈徒揆日星察時序明歷紀列善敗爲占筮之資而已哉然則闡秘之成實仰窺前聖著書之心法不第爲子雲一人言之也至於辨黨惡之誣

養一文集

卷三

五

鑑樓遺文序

文若干卷宜與史鑑樓先生著先生諱問和字岷銘所居曰鑑樓學者因以稱之承世德守儒素修學以實踐爲務業行醇備確然有本諸身措諸天下之志焉兆洛之婦先生甥也以親串嘗獲侍緒論氣專而容肅其所言常樂易動心坐須臾間不覺矜躁之潛消也爲文章原本心得取達其所見而止尤樂道人善師友宗黨之懿行下逮鄉曲士女一端之美津津言之于人心風俗之所繫三致意焉吾鄉自薛方山先生昌明理學繼之者錢啟新先生時宜興史玉池先生故先生族祖也相與切劘至無錫顧端文

公高忠憲公提唱闡明益實以茂宜興湯默齋先生學于忠憲溧陽潘鐵廬先生學于默齋宜興許璞堂先生學于鐵廬璞堂之弟子則先生也恪守其傳綿延一線先生歿而有志于道者茫然無所向往矣夫闡然之修不假辭說而憤悱之始實資啟發學之不講夫子有憂焉每讀先生丙戌學會記未嘗不悄然以悲也先生歿若干年弟子某等懼遺文之湮也將鉞諸梓而屬兆洛爲編校次第之如此

尙書既見序

讀聖人之書必求窺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而孟子稱智足知聖惟宰我子貢有若七十子莫得與焉子思子作中庸引聖人之道於至淺至近而顧難之曰苟

養一文集

卷三

六

不固聰明睿智達天德者孰能知之然則聖人之心果無智愚皆足以知之乎今夫日之在天也庸夫孺子皆見之而知之然而疇人子弟登靈臺窺機衡其知必有與庸夫孺子異者向使進義和容成而問之其知又必有與疇人子弟異者執庸夫孺子所知之日以爲日盡于是也可乎不可也然使以疇人子弟所知之日語庸夫孺子則疑且笑之更以義和容成所知之日而語之則益非且怪之何也其知不足及此也日未嘗異也隨知之者而異也聖人之心未嘗異也亦隨知之者而異也竊怪夫循誦習傳之士未得其一端而遽名曰吾知聖則孟子所云智足知聖七十子所不能者今之士顧反能之而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之之云者抑果易知也讀方耕莊先生尙書既見始卒

業而爽然徐尋繹之而怡然舜禹文王周公得孔子孟子之言而其心可知矣後之讀書者求端于孔子孟子之言而勿以凡所言者亂之則幾乎其可矣先生之言若與凡言之者異而與孔子孟子之言近矣由是以求窺聖人之心亦猶欲問日於羲和容成而以靈臺疇人爲之導也夫不知聖人不爲聖人損不知而不求知而自安于其所知吾恐學道之見日益卑陋遂銅于淺近所造亦以益下幾何不如疇人家言更千年而天可倚杵也承學之士誠思擴其胸高其識無域乎庸夫孺子之見請由是而之焉可乎

周官記序

周官者古今治天下之版法也雖有甚亂不能盡泯棄雖

養一文集

卷三

七

有甚治亦莫能盡其精微蓋與天命相流通焉學者病冬官之亡以爲五官根柢皆在冬官冬官亡而五官莫能舉竊以爲不然所謂根柢者封建井田之規模郊壇宗廟宮室邱封車旗衣服律呂彝器之制度已耳卽其書完具其法可得施用於今日乎師周官者當師其意不當師其法當孟子時固已籍失而但聞其略矣孟子不以籍失爲病也權其可施行於當日者而爲之通變以適其宜期無失乎先王之意而已矣漢之三老嗇夫得以俗教安之意故民氣達宋之宰相得冢宰進退百官之意故人才興明士庶之制得以儀辨等之意故士氣伸其法未嘗同而皆足以致治若北周之名官以次比附唐之六典規仿文字如模印然會何益於治乎至於襲其一字一言以爲法而新

莽荆舒且以亂天下矣故曰不當師其法方耕先生仿儀禮記作周官記甄綜經意令就條理欲以融通舊章定後世率由之大凡其於冬官採周秦諸子之言地事者輔益之不屑屑于事爲制造之末而于官不陳藝工不信度府事隳壞三歎息焉又攜經中大典如郊廟族屬之類古人所論列者件繫而折衷之爲周官說三卷以輔記之所不盡實能探制作之本明天道以合人事然後綴學之徒鉤稽文詞吹索細碎沿傳訛謬之說一切可以盡廢有志于治者由其說通其變舉而措之如視諸掌非徒經生講解之資而已也治經者知讀書所以致用必有觀其會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幾六經之在天壤不爲估畢記誦之所荒不爲迂僻膠固之所竄也夫

養一文集

卷三

八

周易慎思序

易之言思也說而止之說所以開之也止所以閉之也故于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蓋其慎也于咸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咸九四出艮入兌以不貞致悔故曰貞吉悔亡慎者思之正也憧憧朋從非所以爲思也江陰徐怡亭先生沈潛于易參究漢宋融會程朱卽象以求理本理以玩占不襲陳言不矜新得而題其所著曰慎思有旨哉此其所以能引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于行習之間而證之以日用之近出膺民社入飭言行粹然爲鄉邦之式者歟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參伍蕃變無不包孕見仁見智隨所取之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夫殊途百慮聖人不禁而要之于同歸慮天下何思何慮夫殊途百慮聖人不禁而要之于同歸

一致思可不慎乎哉能慎而後能同歸一致能同歸一致而後能何思何慮何思何慮者精義入神不思而得也故擇善固執之功必自慎思入而世之說易者穿鑿附會蕩棄古訓自逞胸臆以爲殊途固同歸百慮亦一致也此正撞幢朋從之思能說諸心而不能研諸慮出乎其位而不知止者也試與之讀是書亦可爽然失矣宗訓而賦之義

詩古微序

無獨是之見者不可與治經蔽於所不見也眾喙若雷此稅彼推頹靡而已守獨是之見者不可與治經蔽于其所見也盛氣所樂不顧迂錯虛詭而已魏子默深之治詩也鈇割數千年來相傳之篇第培擊數千年來株守之序箋無獨是之見者然乎而其所鈇割者所培擊者質之以傳

養一文集

卷三

記平之以經文比竅別腠左右交會其綜之也博其擇之也卓其會之也密其斷之也慤守獨是之見者然乎夫治經者求其通而已耳五經大道也說之者迷而之歧後來者覺之乃因歧而更求諸歧則康莊豈可得而達哉經之每有不可通也昧者不知也或既知之矣而強者則執一端而強通之弱者則并大體而姑置之強通者益其塞也姑置之是不求通也能求諸大體得其統宗隨而理之遂無一端之不順又其所言者皆古之言所心者皆經之心疏之論之尋乎理之自然而不以己與焉榛荆灌莽之隙一旦挈而還之康莊其爲樂孰大于是兆洛亦頗懷獨是之見者而學不足以濟之惟欣欣然樂聞君子之緒綸以自證如張臬文之于虞氏易劉申受之于公羊春秋私竊

服膺奉爲治經法然此二經者自有義類雖經椒擾不難
尋求惟詩與書體旣泛濫去聖滋遠迷謬日久恐遂無能
通之者乃不意又得默深之治詩嗚呼吾烏知夫好學深
思之士不復有風雨閉戶覃精殫神以求通于書者乎安
得當吾世而并見之也

詒經堂續經解序

治經之途有二一曰專家確守一師之法尺寸不敢違越
唐以前諸儒類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
己之所安唐以後諸儒類然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專家是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心得是也能守專
家者莫如鄭氏康成而其于經也泛濫博涉彼此通會故
能集一代之長能發心得者莫如朱子而其於經也搜採

養一文集

卷二

一

眾說惟是之從故能爲百世之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不約不足以成學不博則約于何施彼治
專家而遂欲盡廢後來之說矜心得而遂欲悉屏前人之
言皆專已守殘自益其孤陋者也唐以前說經之書存者
十之一唐以後說經之書存者十之二三其易于泯滅如
此者莫之好也其所以莫之好者皆二途爲之蔽也 國
朝納蘭氏通志堂經解之刻所以輔微扶衰引掖來學甚
厚傳之百餘年矣金吾張君以遺編墮簡尙不盡于此乃
發其家所藏書自唐以下復得如千種寫定爲詒經堂續
經解都千二百有餘卷將以次授之剞劂焉夫鑽研苦心
更得引脈使不卽埋沒大惠也購書甚難況在異本推而
廣之使人可共見盛誼也蓋金吾之尊人心萱先生豐于

學而嗇于遇積書以貽其子金吾復修身嗜古學不爲名
一家淵源蘊蓄醇美故其志之勤而情之摯如此屬郵其
目以見示故爲之敘其意以勗其成云

晉亭印譜序

一藝一能之事出乎心成乎手孰不肖乎其人哉若文若
詩若書畫若雕蟲篆刻之類皆是也其氣厚者其藝實其
行端者其藝密其神毅者其藝固其志和者其藝安非是
者皆反之蓋有動乎所不自知者焉江陰陳君晉亭予未
及識也而獲交于君之子溥泉造詣醇確品方而清篤內
行以孝稱於鄉黨予每一相見輒穆然想其家庭之雍肅
世德之深厚也旣乃以君所刻印譜見示修整完備縝密
而恬雅不班駁以貌古不拳曲以媚時不以矜能使巧拙

養一文集

卷三

二

其專家不以率意放腕夸其變化恂恂愉愉之致流露于
朱白間者藹然可親也然則觀所刻之印而其人可知也
己卽其文章著述亦概可想見矣今之摹印者大率慕秦
漢因刻意效之予以爲印何必秦漢能眞卽佳耳漢以下
何嘗無傳印哉摹印而無法匠也矜言法而張之亦匠也
皆非其所心得者也

金剛山紀游詩序

高麗國相洪澹園義浩引年致仕以暇日遊其國之名山
所謂金剛山者遊幾匝月爲紀遊詩二百餘篇其子義福
詳次道里敷陳景物以爲之注澹園雖老王倚重之復受
命乘安車使

皇國因攜其詩徧示中朝詞人介予弟子鄧傳密郵寄予

於暨陽請爲之序予讀其詩醇和寬博溫乎有道君子也
義福之注亦言下成圖毫端引勝粲然足以相發往復吟
諷不啻身遊其地而尤疊疊然愛慕乎其入曩閱鄭麟趾
高麗史病其未知體要而敘事頗詳備擬刺取其略彙括
成一書又恐事或涉誣無他書可援據今以澹園詩檢之
自原州歷橫川洪川春川狼川金城岐城通溝而達金剛
山復自山而東遵海而南歷通川高城杆城襄陽江陵而
後西還皆鄭氏地理志所載王氏時交州道海西道朔方
江陵道之境歷歷可按以此知鄭氏之史可據信而原州
舊隸揚廣道今爲江原道春川府舊爲長楊郡江陵府舊
爲溟州襄陽府舊爲翼嶺縣金城狼川昔爲郡而今爲縣
岐城通溝昔爲縣而今廢又可卽詩而知今日沿革之大
凡則其益我者又不第山水之奇崛文詞之美秀而已也
澹園之遊庚辰四月也憶是年是月予在粵東拜南海神
廟觀獅子洋徧訪西洋佔舶採其風土輯海國紀聞一書
豈知北海之濱乃復有一老翁倘佯雲天望洋向若而歎
者亦可以相與於無相與也已

朱橋亭詞稿序

詞之源出於樂於三代爲詩於漢爲樂府有樂府而詩乃
別出爲類暢於唐之樂部調曲至元而曲自爲曲詞又別
出爲類詩別於樂府而詩之變乃不復合於三代之詩詞
別於樂部調曲而詞之變乃不復合於漢之樂府此吾友
張泉文先生詞選之所爲作也此時吾友宋于庭翔鳳自
序其所爲詞稱汪工部小竹之言曰凡情與事委折抑塞

於五七字詩不能盡見者詞能短長以陳之抑揚以究之
蓋窮居則氣鬱氣鬱則志衰志衰而慮亂慮亂而詞碎而
能歸之節奏之微道以聲音之變各使就理靡不開暢又
能包含蘊畜不盡其聲俾皆平氣以和其疾是以填詞之
道補詩境之窮亦風會所必至也又自言其詞曰春無關
于飛鳥秋無關於候蟲有感于氣而不自知有動于中而
不自覺期斂散越之意約以宛轉之說出之靡盡而留其
有餘庶幾掉臂憂患之中遊鞅塵埃之外此兩君者之所
言皆能引申皋文之旨而博其趣知其可以補詩境之窮
則知詩之復於樂矣知其可以斂散越之旨則知詞之深
于詩矣橘亭之詞庶幾聞皋文之風而得其意者予故樂
誦其所聞以質焉

卷一 文集

卷二

三

南村制義序

兆洛嘗讀明代制藝如薛敬軒王守溪王陽明海剛峯唐
荆川趙儕鶴顧涇陽繆當時盧建斗黃石齋金正希黃陶
菴諸人其生平行誼學業建樹氣節無不與文相肖蓋言
爲心聲固不可誣而抉義理之奧變繹聖賢之辭氣自有
本真與之流露非可襲而取也鄉先生南村莊公以名進
士爲名臣所至著勲績流惠澤懸車而歸矜式鄉里典型
後進薰善氣者景附而起識者謂吾鄉風俗之美先生實
開之後昆繩武科第冠絕一時而門內之行迄今推家範
者以爲稱首先生不以制藝自名而人士之歸重先生者
類皆在行誼之美門第之盛以時文爲末節略不言也今
年秋先生曾孫綬甲輯先生藝如千首將付梓而屬兆洛

爲校字既卒業乃慨然窺見先生德業之本與其所以享
崇福厚祿者而又知方耕先生珍藝先生之經術湛深其
傳薪有要源遠而流光也先生之文沈深經訓疏通闊達
而一出之以和平粹美其神理骨法無非古文而寬裕肉
好順成和動之致有出於古人之外者此亦其功名學問
追踪曩賢崇福厚祿則非曩賢所逮者也方今吾鄉士氣
少衰科第亦稍減于昔奉此編以開示來學先生之遺澤
其尚有能振之者乎敬識簡末以復于綬甲且相勗焉

史自怡時文字序

四書文若干首宜興史自怡著予往來宜興三十年遍識
其邑名宿稱能文者而未嘗聞自怡名道光癸未四月有
執贄來見者曰史大奎手一卷丐予甲乙之子甫閱一藝

養一文集

卷三

五

卽大詫曰此非今人之文豈子所爲耶大奎起立曰誠家
君所爲欲就正恐不得當故憚於自通子乃詢里居家世
約略通親串留其文繙閱者數月如賈胡得奇寶懷抱不
能釋其詣極處往往心知其妙不能名其所以然於古今
名家中莫能彷彿其何似也丙戌正月自怡拏舟過我于
辨志書塾因留宿焉年六十餘矣兩目已翬翬而神明充
然譚藝壘壘竟日不倦子乃扣其爲文所師法者自怡言
曰吾少無所解惟制藝似略解之遂好焉每爲文沈思竭
慮求愜于意而後止旣成矣閱月踰時未嘗去心一字一
句之未安必易之易之而安卽數日怡憚也吾其師心者
賦已而歎曰吾無生人之樂久矣賴有此事也忿以爲臬
蘇憂以爲酒醴而已少而孤露無庭幃之樂中年再喪偶

無琴瑟之樂兄弟凋喪無墳窆之樂藉先人緒業不憂饑寒族姓兄弟亦多饒給今日已零落惟吾幸而自完而有無緩急不能給于求也鄰里戚黨耽耽向之小不當意惡聲隨其後則多財之患甚于饑寒所生子男女十餘人小者才勝衣衣食婚嫁遙遙不可知則多男之患甚于窮獨申旦而起開門而望蹙蹙然不知所之旋而視吾室惘惘然若無所置吾身者迨昏而寢惴惴然若有所遺中夜不寐顧念前後飄飄然若涉大海忽忽焉不敢自致其思也然每審一義引一思則沈吟徘徊不能自已是數者若適然不我卽也吾是以習而安焉又曰天下顧有鈍于吾者乎少試學使者屢不售忿而納貲營一職冀或得之省試乃再錄科再見遺自爾亦息意焉里之人以爲不才也出

養一文集

卷三

五

所作相示或不信或訕笑之吾無與語此矣予曰此自怡之文所以翛然獨往而不襲于古不同于今者歟昌黎稱張長史書以爲憂愁怪歎一寓于書故其書變動猶鬼神艾千子稱陳臨川文以爲知明理當屹然自守故能廣其所藏而不泥其迹子向者擬議自怡之文而不能盡也而今乃得之遂書以冠其篇端自怡名緯字百川

吳雲瀾時文序

曩余於書肆敗楮中見此文愛而買之文近三十首幸序目尙存於序知其爲吳雲瀾而不得其名於目知全帙凡三百餘首而此僅論語首冊制藝之作主於講求義理而已其窮而變也命題者務爲巧幻以盡其態作文者亦各逞才力以矜其能而鬥力鬥智日出而不窮矣玩索語意

繪聲肖神亦品中之貴者明如茅鹿門艾千子國朝如
方望溪王牆東多以此致工然往往恢廓於言外駘宕於
詞表其妙肖處特在一詠一拂閒耳未有不增一義不溢
一字回翔反復而適得神旨者也則雲灑比文固亦時文
中所不可無之境焉宜與吳氏號稱能文世以匹儲氏如
方來豹文兩太史等稿皆膾炙一時而雲灑沒沒焉詢之
吳氏子孫亦莫有知之者遺稿幸存又佚其十之九豈天
亦有所靳耶

呂幼心先生詩集序

有味哉幼心先生之言治也以誠意周物爲務曰民皆良
不當操惡意逆之其不良者或漸於習搆於勢愼測其情
而達所不能言則迷者醒戾者可柔也治絲者求其緒得

養一文彙

卷三

七

其緒矣引之使寬驟急之手煩而心茫然矣無思勝民臨
民不患不勝求勝且戕戕且自傷無以智術愚民民欲其
安於愚愚而愚之教之僞也作奸必多又曰吾治劇縣終
日不得休心轉閒而神益王居無事乃皇皇若有所失者
邑之戶萬計人數十萬計其苦樂情僞幾千萬而不知其
紀矣吾有所治心在一二事吾無所治吾之心逐此幾千
萬者而無所適從故不如隨分自盡之爲愈也先生之論
詩也亦然境取真事取真情取真詞取真曰無以夸言屑
語襲古人之面無以支言軟語悅今人之目所爲詩多歷
官時行縣舟輿中憫農感事之篇瀟藹之意流胸臆而溢
言際觀先生之詩卽先生之治可十八九得也夫不達乎
仕學之一致其好弄筆墨者覽古玩物宴游酬對時出一

吟唱示閒暇所司在彼所注在此則廢事之弊與飲博同然或懲其弊而力矯之日挾刀筆經史束閣而治不當理於事不爲不廢有官官之事有事事之心有心心之語言不乖心心不遁事事不越官其五官百骸之精神皆在於治則詩者正其達情通志釋躁平矜之具也誦詩三百而達於政其不以此乎故能求先生之用心於先生之詩則先生之治亦可幾也已

兩漢五經博士考序

六經之不亡也賴有漢儒也守之如城郭傳之如球圖確然奉一師之說不敢尺寸出入豈其人盡愚陋無開通之識哉一時君相爲之立學官置博士必集老師宿儒辨難折衷僅而後定豈遂無兼收廣採日新月盛之望哉其爲

養一文集

卷三

博士者稽同異辨然否國有疑事掌承問對馳傳巡省郡國錄冤獄行風俗舉廉孝豈朝廷眾臣舉不若抱殘守缺槁項黃馘之徒哉其務之也專故其植之也固其別之也嚴故其持之也定其求之也以實故其應之也不以文假令漢初儒各以意說好異喜新以浮詞相尚則六經之文改竄盡矣經生之業敗裂盡矣豈復有尺間寸義得存于今者哉今夫土鼓之爲雲門也椎輪之爲大輅也聖人爲之也席地之爲几案也鼎俎之爲盤盂也聖人復起亦無以易焉者也是卽人心之儼利習尚之利巧轉移乎氣運而不能自反者也而遂謂古聖之制作不逮後人可乎不可也學非四教人非十哲動輒觝排漢儒以爲概未聞道其亦弗思爾矣且夫漢學之可考見於今者公羊氏而

止矣毛公之詩雖存而節目不備其餘眾家或掇拾于煨燼之中章駁句脫大義了不可知今之所謂漢學者獨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漢學之大蠹也西漢經師大抵各爲一說不能相通就其不相通而各適於道焉此正聖人微言大義殊途同歸之所存也康成兼治眾家而必求通之于是望文穿鑿惟憑私臆以爲兩全徒成兩敗此正徐防所謂輕侮道術者也孟喜改師法文帝擯之趙賓巧慧諸儒不勿使康成生西京之世其誰能容之惜哉漢學亡而所存者獨一不守家法之康成也月霄張君述兩漢諸經立學之始末博士祭酒設官置員之沿革及其人姓名之著見于載籍者彙而錄之爲兩漢五經博士考非以示搜采之富而已當時致嚴致慎之意寢衰寢微

養一文集

卷三

六

之故蓋略其於是焉嗟乎昔之時一人不能獨盡一經今之時以一人治六經而有餘昔之時立一家之學至各相讎難不能相容今之時說經成書略有可采列之四庫黃金白鑑冶爲一鑪惟所取之窮簷委巷絃歌相聞莫不誦法孔子一命之士迄于卿相無不以通經起家者其視漢初鬱滯埋絕求一方正博學之士若不可得者其于經術果何如哉此子三復月霄之書而不禁喟然興歎者也

珍藝先生遺書序

兆洛自交若士申受兩君獲知莊氏之學莊氏學者少宗伯養恬先生啟之猶子大令葆琛先生廣之者也宗伯如泰山洪河經緯大地而龍虎出沒風雲自從大令如窮島極微宙合未通而奇險所闢跬步皆實蓋有積精致神之

詣焉繼又得交宗伯之孫卿珊始得盡窺所著造伏而讀
仰而思累月日乃曉然有會于讀經之法與讀書之法經
爲聖言聖人之心同天地實有見于其心然後可以爲言
宋諸子以常人之心卽聖人之心夫常人之心不學不慮
之良心也聖人之心則有學有慮之心學與慮而後同于
天地也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者天也由宗伯之
書足以窺聖人之學聖人之慮有如此者書乃古人之言
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好古敏
以求之信而從在乎擇擇而求貴乎敏擇焉者必非聖賢
之志不敢存敏焉者必深造自得資深而逢其源大令則
可謂擇而敏者矣宗伯諸書文孫卿珊已刻之未竟而歿
大令之書次子穉冀會刻夏小正數種未卒業今幼子文
養一文集

卷三

九

灑盡以付梓書幾百卷不能竟刻多刊序例使讀者可尋
繹又合他文及詩爲遺集并刊焉爲莊氏學者于此可以
得其大凡矣而若士申受卿珊穉冀皆已歿不及與校訂
之役甚可悼也則邠農之勤勤刻是書者誠不可緩矣若
士申受所著公羊之說多木宗伯卿珊搜覽漢學亦能紬
繹先生之旨穉冀沈默如先生思究古文甲乙篇終始補
成之而未及竟皆傑然自立於學者後之聞而興者能無
望乎

未前地學源流序

天曰文地曰理人曰事天不可以實求節恆皇七政之經
緯錯綜者著之人不可以虛立即視聽言動之目用行習
者範之地據質而儀天山川原隰曲直起伏有脈絡條縷

以縮貫於其中如人之四肢百骸渾然塊然而氣之流行分布自有徑隧卽所見以求其理而陰陽向背開闔行止動靜盛衰生死之變效焉故又曰脈亦曰防觀文以象治事以禮別理以形形者所以形理也理不可見形而後實形而後定今之言地理者多雜五行家言五行者言其行于天地人之間天地人之所共也天之五行在象人之五行在禮地之五行在形舍形而空言干支方位之五行則無實無實則無定是離本也地山趙君專精青烏家言蒼萃昔人論說門分而類別之一以山川流峙聚散之實爲宗諸家氣運輪轉控制之術亦博採焉說必賅備語必易曉成書二十一卷題曰地學源流蓋問途者之指南也夫藏伏之理見於有據之形形百變理亦百變或形變而理養一文集

卷三

三

不變或形不變而理變依形以求理未必其悉中也而況以無形求無形乎

選擇寶鑑序

一陰一陽之謂道播之以五行實之以十日輔之以十二辰陰陽之道備雖天弗能違也古者諷日以卜而用剛用柔惟戊惟午厥有故常褚先生補日者傳稱有五行家堪輿家建除家叢辰家厯家天人家太乙家皆日者也堪輿卽今之造宅造葬建除卽今通書叢辰卽今星煞禁忌厯家天人家卽今推命五行太乙則其本法也能歷十日十二辰之行以通五行之變而消息於陰陽之宜其惟聖者乎若或知慮神識探索焉而未精精焉而未盡翺忽之差謬且千里求利或反害是故聖人不恃而歸之于卜嶺之

至也自唐以降其說日繁局於術而不務大道迷真背本苟譁眾以取利地山病其然羅列眾家旁及外國之說闢其非糾其舛衷諸是可謂勞心濟人者歟司馬季主曰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若存若亡責卜者言必信不可褻以眇効彰聖人猶難之而神謀鬼謀引於日用藏於性道蓋導惑教愚聖人自盡焉耳已其微者固有不能筆之於書者矣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地山將存其書以待其人乎吾知此書之不廢矣

宅經寶鑑序

天地人之蘊廬也豈不信哉聖人尊天而親地因地以順天度地居民以敬奉天氣則必察陰陽調五行審形德而

養一文集

卷三

三

後人不夭札物無害生故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太乙行九宮之法是也墓域古曰宅兆致生之也生日宅生所託也墓不徙而宅可徙死幽而生明死靜而生動也明故知向動故乘時卽太乙之不常厥居也天子法之爲明堂百姓法之爲戶牖禽獸法之爲巢窟昆蟲法之爲蟄振九宮者五行之散布陰陽之錯綜聖人不出戶知天道用此也都邑之人達而瀉野鄙之人僂而愿山谷之人樸而悍江湖之人剽而肆地使然也入其家門院洞達者子弟多軒昂居處幽間者子弟多秀美庭宇阨塞者子弟多閹陋房戶窅曲者子弟多邪私廬舍散碎者子弟多乖分宅使然也或始盛而中衰或前沈而後揚或彼福而此禍或乍微而乍顯數使然也明乎往來

伸屈之故則陰陽五行之用可窮本而知變矣故精義以致用利用以安身諺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辨方正位者天子之事也辨物居方者君子之事也五行九宮所以辨物也盈虛消息所以居方也地山既成地學源流又爲宅經寶鑑問序于余余不能數白道黑而於天人之際竊嘗聞之矣故舉其所知者以復焉

錫嘉堂印譜序

研精六書者三代彝器石鼓而下秦碑漢碣尙已旁及刻印亦有取焉蓋繆篆列於六書其結體製文出鐘鼎碑碣外而其理常相通貫繆之爲言於疎密曲直參差增減各隨其宜以就繩度卽鐘鼎之文亦時有取此意者蒼史作述之本或藉是可求焉耳自明以來收藏漢印之家以爲養一文集

卷三

三

印譜者甚夥間有真譌羈雜而其真者要有可觀方君震鶴此譜曩時江陰夏氏所藏也會爲之箋釋刊板而印之絕精美乾隆乙卯或持印與刊板索售于予摩挲不能釋而力不能得閱三十餘年經數主而歸於方君其刊板已亡銅印後有玉印十亦他售矣將仍爲印譜以貽好事余甚喜方君之好古而知所擇也故記其所知者著於端

防海備覽序

海盜之患明之後最劇蹂躪三省搶攘二十餘年僅而後克之而東南之民因以彫劫其良將謀士悉力并智以倭爲務故其著書論說最備國家盛德宣究薄海安枕間有草竊小發輒得然瀕海州縣頗有被抄掠者守令有被賊害者內地之民有爲之勾

引供其資糧者其種類中亦頗有佼佼著名號能行其令者熟視而不爲之所沿海走集日以消耗卒有水旱之不時饑寒所驅遁逃逸乃始瞪目視則無及矣此深識遠見之士竊竊然有厝火積薪之慮者也夫今日之勢與明代異明之盜守以強將勁兵而不足令之盜責辨于守土之吏而有餘何也明之盜外與日本狼狽內則盤踞島嶼窟穴深固倭兵剽狡便戰注直徐海輩又皆真好大豪能附集其下故流劫四出官兵屢債而莫能誰何今所謂洋匪者特貧薄無藉竄身偷活或市井傭儻妄冀剽掠爲肥厚耳其長技則關商賈求稅質人而取其贖耳伺便則鳴攫捕急則倘佯海中假息旦夕耳夫蝗之害稼也比其羣飛勢成隨地遺種頃刻滋蔓若其蝻之未出于土則可掘

而勦也已出未羽可撲而絕也今誠申明保甲之法使姦宄無所容隱盜于水而室於陸者隱民之取食者胥吏兵伍之潛通爲窠線者稽核必得鋤其強懲其弱而痛絕之海口所出入米穀硝磺之透漏銷贖之寄頓出洋收洋挂號之影射察其踪跡毋使漏網如此則洋匪之掃影滅跡可計日而待也或曰洋匪之所以不甚肆者有家室爲質有米穀爲餌也悉絕之則彼既無所歸又無所得食挺險而起登陸突犯明之禍且復見曰子以爲今洋匪之所以敢上岸焚劫者果其兵精而力眾歟抑姦民爲之指縱助其聲勢歟今旣剿其耳目剪其羽翼矣卽冒死求逞勢將何之且吾所謂無事用師者不必調兵集眾大舉會勦耳若夫防海各水陸營明訓練利器械嚴哨守此兵弁常職

卽無傲顧可一日廢弛而不講歟曰彼旣相爲聲勢矣操之急一旦水陸合發則如之何曰奸民之爲盜者徒以米粟相市也豈真有攻取大略要約結束爲偵伺內間哉其緩則相倚急則相棄勢也吾所捕者在陸彼所倚者在海風濤之間阻舟船之停泊遲則不能匿形速則不能爲期其不相及也亦勢也或又曰爲盜者在海奸民卽貪其賂遺固非公然有不軌之跡也舍彼而取此毋乃不搏猛獸而搏畜兔乎且小盜之出沒勢不能悉絕吾修甲繕兵示之不可犯足矣搜剔根莠捕擿風影吏胥之顛倒怨讎之告訐紛紛皆是脫有寃濫勢且先亂是又不然語曰削株掘根禍乃不存奸胥黠伍之伏城市者盜之根株而心腹之疾也伏奸不除則盜決不可得卽得之亦必復熾昔王

養一文集

卷三

五

式討浙東賊將吏與賊通者陰察而悉誅之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故三月而殄裘甫明朱紉撫浙闔下令禁海嚴糾察獲通番者九十餘人一旦驅出戮于演武場及趙錦代之寬以示德而奸豪相賀倭寇遂亟矣此非其明效耶若夫守令爲親民之官大吏有察屬之責天子所倚毗百姓所仰望而明不能以照奸斷不能以去梗忠誠不能以孚物徒與下吏比因緣爲擾累則因非吾之所敢知矣江陰薛君資塘有志經世之士也病明世海防諸書繁而不切於用刺取其要爲備覽十卷詳於治本略於言兵分爲十日各冠以會典所載

諭旨蓋成憲昭垂至精至詳守土吏恪謹奉行則弭盜安民固不出乎此矣書成兆洛受而讀之喜其本末具備後

來者可以考鏡而老成持重之見尤非輕率好事喜爲大言者比也故推其意而爲之序焉

澤古齋遺文後序

吾邑科第之盛頗盛于旁邑蓋名師宿儒實有以振起之弟子有志於學者無不擇師華顛碩望開堂講學常盈階溢席爭藝恐後先生或以明經終老而弟子蜚聲藝林早遂青紫往往而是自國初迄今稱名師者輩輩相嬗儻指可數也莫不洞達原本周旋規矩出門下者亦皆彬彬修娉惟恐蹉失爲門牆玷以兆洛所見如清如鄭先生彥方袁先生謹人蘇先生槐庭張先生隨安楊先生達甫莊先生瑤舟王先生及晉望吳先生皆是也先生與謹人隨安達甫瑤舟皆有時文稿行世而兆洛尤心折先生之文

養一文集

卷三

三

宗法先正而不泥其迹體會聖經而不入于霧探討神理而不流于漫其教弟子也未嘗以法繩之矜才任氣之作時時獎借特開之使不詭於正而已卽之冲和言若不出諸口有所議論舉大要使其指可見穆如也嘉慶丙子兆洛與令子涵一同寓安慶得讀先生所爲古文數十首始知先生兼治古文又數年而先生歿季子敬承始盡輯遺文而編次之奉以見示兆洛讀之終卷恍然如接先生之警歎竊念邑中風會稍異曩時恐日以衰替後來者不復見前輩風采也慨然識于卷末

小湖詩鈔序

余每憶三十年前吾鄉風俗之美物力之豐家有中人產以上輒慨然向學子弟之才美可造者必延名師而教之

其奉先生也飭饌具伺好惡惟謹余家所居曰三河口其東曰焦塾其西曰鄭陸橋曰匯上皆市集所輳相距十餘里間焦塾承氏余里須氏則劉先生中黃湯先生印川常主其家匯上許氏則湯先生及丁君叔侯迭主焉數君者相善也赴館後必相往來主人不以爲忤且時時擇良辰具酒食集諸君而觴之數家者每迭爲賓主予嘗侍先大夫偕印川先生赴許君之招許君昆季二人長曰溟帆次卽桐山先生門庭脩潔花木娟淨兩君怡怡式好羣子姪茗數穎擢進退彬彬然相與語桑麻推文藝樂飲竟日乃罷自爾以還予南北宦遊家居日少劉湯兩先生並已下世而君兄弟亦奄然捐館舍矣今年春令子寶書奉先生所爲小湖詩藁見示曰將以壽梓請序之君之詩天機清逸

養一文集

卷三

三

不事雕藻其傳世無俟予言獨俯仰今昔慨然于風會之遷變向之弦誦相聞者今或徒業不顧民生日蹙詩書之氣日衰不特老成彫謝爲可歎也如寶書之勤勤于流播先美克紹前業者可多得哉

靜寄軒詩文序

文若干首詩若干首荆溪潘辰雅觀常著兆洛少躁妄稍涉文字便欲頡頏漢魏于宋儒洛閩諸書洎如也婦兄路申宣深規切之始聳然有悔申宣爲言觀常潘君之邃于學而醇于養也私竊向慕未幾得相見落窳若無偶而恬愉靜虛之氣悠然內充從質胸中所疑言甚簡約而必洞原本因盡叩其學初嘗泛濫兵家陰陽縱衡醫術後從史鑑樓先生遊盡捐之然好釋老書皆了然于其所從入及

流失之所至願不輕出諸口爲予言曰程朱直接孔孟實能體聖人有教無類之心後人訾議于程朱無傷也自是每至陽羨必相見一日同抵足路氏館中夜半寤君亦寤問洛不寐乎曰然曰有所思乎曰不曰無所思有所覺乎曰嘗終日讀書倦勵而寢將曉方寤覺此心澄然如水可一炊許君曰此甚不易得吾子才能能歛是福相亦必有成因歎曰吾受命至薄屢自試之而信將無分子斯世矣讀參同悟真稍解修道之法行當入深山屏萬緣作自了漢耳予曰君所遭則誠薄論所賦則天子君甚厚徒以外之蹇嗇而愬然乎孔孟何以不求解脫耶君曰何敢援孔孟自古豪傑皆爲其難者皆有所不得已也世于我無不得已則聊以不才終其天年而已予曰然則君將何之曰

遍探名山而擇焉今則未也予戲曰道成之日來度我乎欲我往尋君幸示其處君笑曰仙豈能度人吾子亦何待于度各自功行完滿要當有相見之日又歎曰成道何可易言但此志不可回耳自知其命之薄而欲參位業真靈乎是後或歲一二見或曠歲不見癸亥冬遣予書曰去冬渴晤無因非有所言欲少了癡情耳閏二月下浣聞足下在宜媒絕路阻咫尺天涯靦面蹉隔如此知此生復得幾聚耶三月初聞足下相訪不遇悵然彌日辰雅積業深重旣爲宇宙鮮民鹿鹿浮生轉眼盡成黃土烏鳶螻蟻本分自然冲舉飛昇付之妄托判以此身縱浪大化以天地爲蘆廬日月爲棺椁庶幾一洗垢氛稍還本色此意獨可爲吾申耆道爾足下勉之君子之道與時推移二人同心或

出或處足下有德可修有業可進有天倫可樂有達行可
期但令此心堅定豈必遠俗全真以無用爲用哉僕凡夫
結習須萬死消磨逕尾餘年妄欲效龍蛇之蟄屏棄萬緣
置之一處持此幻形未知所托空憶我友太息踟躕歲云
莫矣日遠日疎恐終少盍簪之期也聞當來宜時又須他
適不能相見敬書數語以達懸懸至甲子九月留書別故
舊棄家長往莫知所在久之有見之于天台國清寺者其
子遇魁聞急往跡之則已歿于潘某家潘故宜與人尉于
台罷官而家焉者也君因避雨識之遂常往來一日謂曰
吾將死不欲死寺中于君家恒化矣遺言葬于國清寺前
半里所潘如其言而碣之嘉慶十有八年六月也君資學
絕特殆天所縱蹤跡雖奇而不詭于正予意君不死特彼

養一文集

卷三

天

家所謂尸解耳海山江湖同此風月終當與君尋抵足之
盟焉君無意於詩文就所作固兼有散朗密栗之美不可
無傳也君嘗師事鑑樓先生先生切切以斯道之傳屬焉
君雖退然不敢任然源流莫二矣因校鑑樓遺文并校君
詩文附之事情詳于君甥邵魁祥行狀亦列于後

霍堂文鈔序

自詩古文辭有專長之家欲擅其能者遂循軌跡以求其
合或剗開徑術以競新異而所稱述于後世者率代不數
家蓋性情少而矯飾多亦一技焉耳矣先生之詩不能名
家而圓勁撥俗清越如玉身旣不遇無朝廷制作關其念
慮所爲古文大抵鄉里間見師友朋舊善人逸士媿婦賢
女之遺事皆直書其事不爲浮藻時舉鄉曲俚諺以取通

曉于風氣之浮澆習俗之流變輒隨事詳著之爲後生法
戒蕩蕩然若流水若游雲適然如其意趣所至而止蓋無
意于傳世云爾而精神所寄真而不殼要自有不朽者存
先生令子兆川旣屬兆洛爲先生傳因奉遺稿詩若干卷
文若干卷俾爲詮次將次第刊行之謹復私識其所見者

梓里文獻錄序

江陰縣志兩亭蔡公所修者訛漏頗多不洽輿論自後邑
人士屢議修輯迄無成功蓋司其事者或不孚於人而局
外又往往各懷私見不肯從善服義彼此齟齬議論日益
滋則仍舉而委之夫邑中掌故所賴邦人士之見聞觀記
口講指畫使後生子弟知所觀法而後之輯志乘者得所
據證以爲搜採雖不能賅備一事一語隨所識焉皆後日

養一文集

卷三

完

千狐之一腋也晉宋而後如襄陽耆舊汝南舊事之類作
之者指不勝屈蓋賢士大夫輔弱扶微多識畜德之盛心
非徒曰樂道人善而已次峯徐君病邑志之不成薈萃所
知通爲一編曰梓里文獻錄博而致實又時加訂正以祛
滄訛他日踵修邑志此其指南矣哲昆鑑峯兆洛畏友於
邑中故事無不留意咨訪每相見輒終日娓娓時舉遺聞
軼事以資歡劇相約纂述舊聞釐定缺失中道齋志士林
同悲今見次峯此書鑑峯爲不死矣此子所展卷而欣然
以喜掩卷而悄然以悲者也

程子香文續鈔序

子香從吾友吳仲倫遊仲倫能爲古文而子香其人室弟
子子因仲倫交子香愛其敦行志古足以砥厲流俗甚敬

焉恨不得常見去年九月王守靜以書來言曰子香死矣將死哀所爲文屬其家人曰俟守靜來與之守靜必能爲我傳之也今攜其稿本以來曰子香之文可傳與否能傳與否謹歸命焉余旣痛子香之亡又悲其惓惓一編垂死不置疾沒世而名不稱固如是哉仲倫文稿舊附刻于香文十餘首故今題之曰子香文續鈔刊于後與仲倫並傳亦其志也

謝仲偉遺稿序

予與仲偉以嘉慶甲子同舉于鄉而仲偉寄籍順天子赴禮部試始相識修幹偉軀氣疎以勁甚相得也其後踪跡乖左往往曠數歲始一見每見則意氣益冲粹知君之於學進而益上也前年君服官山左以丁艱謝事歸服旣闋

養一文集

卷三

三

之京師補官綠前任山左時有事望吏議部吏齟齬之因憤鬱致疾不起君器識亮達以之馳聘皇路所至當未可限量而遽止于是耶莊君賤原持君所爲詩文稿示予曰其家將以授梓請序之讀其文冲容雅懿言必衷諸道詩筆亦磊砢旁礴不依傍門戶吐屬軒爽一展卷如見其爲人懷才無所施用而徒以此區區者冀沒世之稱彌足悲矣吾邑比年以來英賢彫謝如李中翰游庭趙孝廉林一丁比部淵初呂廣文華南皆學足以周身才足以度務而年纔中身相繼溘先朝露殄瘁之痛豈徒朋舊而數君子者書問寥落未知生平翰墨尙可哀拾與否反復此卷珍重何如尤不禁抱卷三歎者也

焦塾沈君青業砥行勤學士也而不偶于世少負文譽年三十二始青其矜與秋試累薦不售汪稼門巡撫爲監臨見君文激賞之欲引之自近不就所爲文日益精詣鄉里中譚制舉業者必屈指志致嚴厲不妄笑語或以是非質斷斷辨之義形于色常繪虎尾春冰圖以見志鄉里中又以道學目之凡稱道君者類以是而不聞以詩名予與君居旣鄰近少相習比予從宦踪跡益疎子歸不數年而君卒令子甌銘以君所爲姑樹山房贖稿見示屬爲之序讀其詩磊磊落落直道胸膈不屑屑摹唐範宋特自以真率寫懷抱耳然後知君之不願以詩名人亦遂無能名之而其詩則正以不矜于名而成名者卒亦莫之能尙也君家世清素藉居賈治生君旣以力學有聞矣思奮起甲科以榮其父母乃困阨不遇故愁鬱憤悒之氣時時流露于楮墨而慮周音雅不掩其恂恂退讓之致尤足以覘君所養焉予不能詩所言不足爲君重特舉平昔相識之雅綜其行誼致惋惜之私云爾

金倩庭詩稿序

距予家東北五里有小山曰鶴山山之麓曰焦塾明高帝故人焦先生之所隱也其傍近村墅四五皆守耕讀多詩人如吳二安金倩亭承勉齋張西溪是菊圃大抵以授徒自給課讀之暇寄意吟咏闋月踰時各出所得相誇示更唱迭和以相樂也予與二安雅故會因二安一見倩亭餘人皆不相識或見其詩或并其詩未嘗見竊歎焦先生之流風所被者遠也三十年來遺老凋落已盡而弦誦之聲

亦減于昔時村塾師既少授徒者每汲汲顧影謀生事無復曩時啜茗點筆從容遺韻矣子每追思愀然倩亭令子秀岩將刻倩亭遺稿持以示子請爲序讀其詩仇爽自喜直道胸膈語不拘拘守繩墨讀酬唱諸作如見二三百叟促坐野屋脫巾抵掌酣嬉笑傲時二安勉齋詩子已刻之舊言集中西溪菊圃之稿未知尙有存者否而倩亭有子能不墮其業甚可幸也雖然焦先生之高風冠絕一代曾無隻字片語流傳人口則名之傳不傳意亦有不在于是者耶倩庭行誼具江陰夏吉修所爲傳頗能肖其實可無俟余言也

配軒詩集序

抱經盧先生主講龍城子與漢賓張君皆從遊先生重漢

養一文集

卷三

三

賓學行又亟賞其所爲詩欲延以課子而漢賓不就時漢賓令嗣簪香未弱冠亦同肄業每院課相見相親愛也未幾先生去弟子星散遂不相聞道光元年子始旋里簪杏以所刻遺詩見寄乃知漢賓已歸道山惆悵久之漢賓方嚴而沈篤凜然有志於力學修行詩詞非所好也而其詩安雅平易稱心而言盧先生亦以是深契之曩時同遊者如臧在東顧子明皆能通訓詁學有所述造表見於世而漢賓乃僅以區區數篇詩定蓋棺之論年不酬德惜哉惜哉今在東與君並蓋先朝露而子塊然獨處少壯旣無所成就桑榆已至又不能勤炳燭之明闇陋沒世辜負師友與子明亦久不相見未知其學業何如讀君詩追念昔遊亡者旣不可復見生而存者益深離索之感矣

路氏宗譜序

路氏爲宜興方雅之族其始自山東之汶上來遷迄于今十有餘傳矣聞人輩出登甲科涉仕途者仍世不乏兆洛婿于路歲時往來從其長老奉手問故事暇則與羣子弟課文較藝尋覽山水爲童冠遊莫不彬彬有法度其于家廟之制尤致嚴重八主有隈斷譜牒有勸戒規訓條教井井悉備洒掃饋獻升降有倫心竊益然敬之以爲宜其族之昌也十餘年來奔走四方踪跡漸稀闕未嘗不時時思之今年夏婦兄申宣以書來言曰吾宗有續修譜牒之舉旣成書矣願爲我序之夫申宣以明經教授一時推尊宿徒以衣食之故皇皇西東席不暇煖而猶惓惓念祖篤于本根如此可不謂賢哉憶余居甥館時猶及見婦之祖聖養一文集 卷三 三

與先生婦之族曾祖慕堂先生皆以賢令尹致仕優游林泉龐眉白髯衣冠甚偉申宣兄弟並以弱冠負文譽趨走左右齎鹽逼人光陰幾何回想如昨而申宣兄弟乃亦已頽然老矣日月逾邁何可追尋今日修譜之人卽異日譜中之人爲賢爲愚可勸可戒毋亦有百世不改者歟思所以上無愧于宗祖下不忤于子孫者不其難哉申宣其益勵晚節媲美前型可矣

孟岸金氏族譜序

予里之東北五里許曰孟岸其著姓爲金氏有隱君子曰金倩亭文行修飭志致超然屏居課徒善蒔菊當秋英燻爛時集朋舊淪茗清談爲歌詩以自娛予幼時嘗一至其廬焉金之胄出仁山先生仁山後曾孫克躍始遷毘陵郡

城又六世曰禮尙始遷孟岸其自郡城分徙他所者有馬口有大坎有了义浦皆以儒素世其家而大坎則頗有奮于甲科者倩亭輯其宗之譜斷自孟岸始遷以下而于馬口大坎諸宗則僅著其支之同而不復求合焉稿既具而棄世其子秀巖克繼厥志將鋟諸梓而問序于予蓋聞先王之制禮也非虛加其文而已本乎情以推之權乎義以正之有天下者祭不過四世四世以上親盡則祧適土庶人祭祖而止人情一而已天子四世土庶何以止二世且祖以上皆祖也何以祧之夫祭者盡其誠也盡其敬也自祖以上目所不睹卽情所不接情不接則誠不通且祭必備物以明竭力必致齋以達精意力所不給意所不周無甯缺焉義也今士庶家宗祠動輒數十世族之繁者木主

幾無所容及其祭也几筵不分漿酒錯列子孫拜跪冒然無等以是爲敬喪莫甚焉以是爲誠僞莫甚焉因而其各家親祖父之祭反或曠而不修或修而不敬是謂厚所薄而薄所厚名實舛繆驚于虛文濫于情而不察其義故也至於攀援華胄合宗聯譜以爲誇耀誣祖忘本抑又甚焉夫譜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譜以收族屬非其祖之族屬何收焉如倩亭之見則可謂能知禮意自拔流俗者矣吾故樂得而推明之以爲修譜者法倩亭名安秀巖名範皆江陰縣學生

江陰西郊陳氏譜序

古系世之牒職之太史自黃災以下建德賜姓祀以德世秩然有稽其有違德宗殞則亡氏氏無所系編爲庶姓莫

之問也後世宗廢而譜興於敬宗收族之意亦少有存焉
然有譜而族乃益淆或衒華胄妄附會多攀援虛張世次
僞立佳傳汨亂先典羈訛來乘則有譜而其世系乃益不
明江陰西郊陳氏明時以水患自丹徒來徙家積十三世
本支蕃昌讀書明道理者不乏人而第一世墳冢已有不
可辨者第二世名字已有不可考者以未有譜故也其先
蓋屢欲輯之以有佚脫乃愈畏阻不敢任陳君子珊及其
從子堯羹奮然以爲之滌主祔以求其真詢故老以核其
異口諮筆撮二年乃成勞矣又條理其義類依諸禮經聯
本支之分嗣者別他姓之來繼者卬惇行傳以彰一節之
善萃貞節傳以顯閨門之美立族居志以辨其里居詳瑩
墓圖以審其地域著其信闕其疑不旁援不虛附立時祀
養一文集

卷三

三

之儀謹出入之節以爲後範皆卓然可爲世式子珊方雅
有識堯羹嘗從予遊宜其所爲不涸流俗也旣成而請爲
序余故樂得而言之

薛氏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譜牒興矣隋唐以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設
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
百官族姓有家狀者上之官爲考定詳實私書有濫則糾
之以官簿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史故其時人尙譜學如
漢應劭晉賈弼宋何承天梁徐勉唐柳沖路敬澗韋述林
寶各有撰著今皆散佚惟林寶元和姓纂僅存新唐書宰
相世系表大抵皆取之柳韋諸人則其凡略可見矣然元
和姓纂附會訛舛不可究詰新唐書抑又甚焉吾不知其

所謂博通古今糾稽公私者果安在也蓋當時徒以門閥相誇尚以是爲分別流品而不知門望旣重私篡隨之彼固未嘗爲木本水源計謂他人祖謂他人宗而不恤也自宋以下隋唐之譜學廢而歐蘇之譜法興然後人知敦本崇實以尊祖收族爲務而恥于攀榮慕勢則譜學廢而宗法之遺意乃轉有存者焉薛氏受姓最古始有夏車正綿延三代社稷雖墜姓氏愈章自漢以來代有賢哲唐宰相世系鑿然能言之而茲譜乃斷自宋南渡承旨公以來何其慎也承旨而下松楸之所在支庶之所移徙一一可稽何其慤也畏齋副憲始創爲譜自爾以後世有纂續何其勤也而康熙間延璽公之序尙有稽公無傳延禧無後各執一見各私一譜之恨可知百餘年間而子姓繫別已有不相聯屬之勢焉則彼遠追黃虞近溯漢唐者其爲俱也甚矣而用是益知譜系之不可不及時修輯而本支之不可不加意敦厚也則庶幾可輔古者立宗之微意也夫薛氏自副憲後文學濟濟宦達者滋多于今益鵲起矣予向識資塘明經爲序其所著書其歿也爲之傳繼見雯伯明經所著小學諸書心慕焉往歲始納交愚溪太守曾一識面于京師又洲太守又予昆弟交也以譜來求序者萍卿茂才亦耆宿爲薛氏望故輒道所見以復且以質于愚溪又洲雯伯諸君子焉

